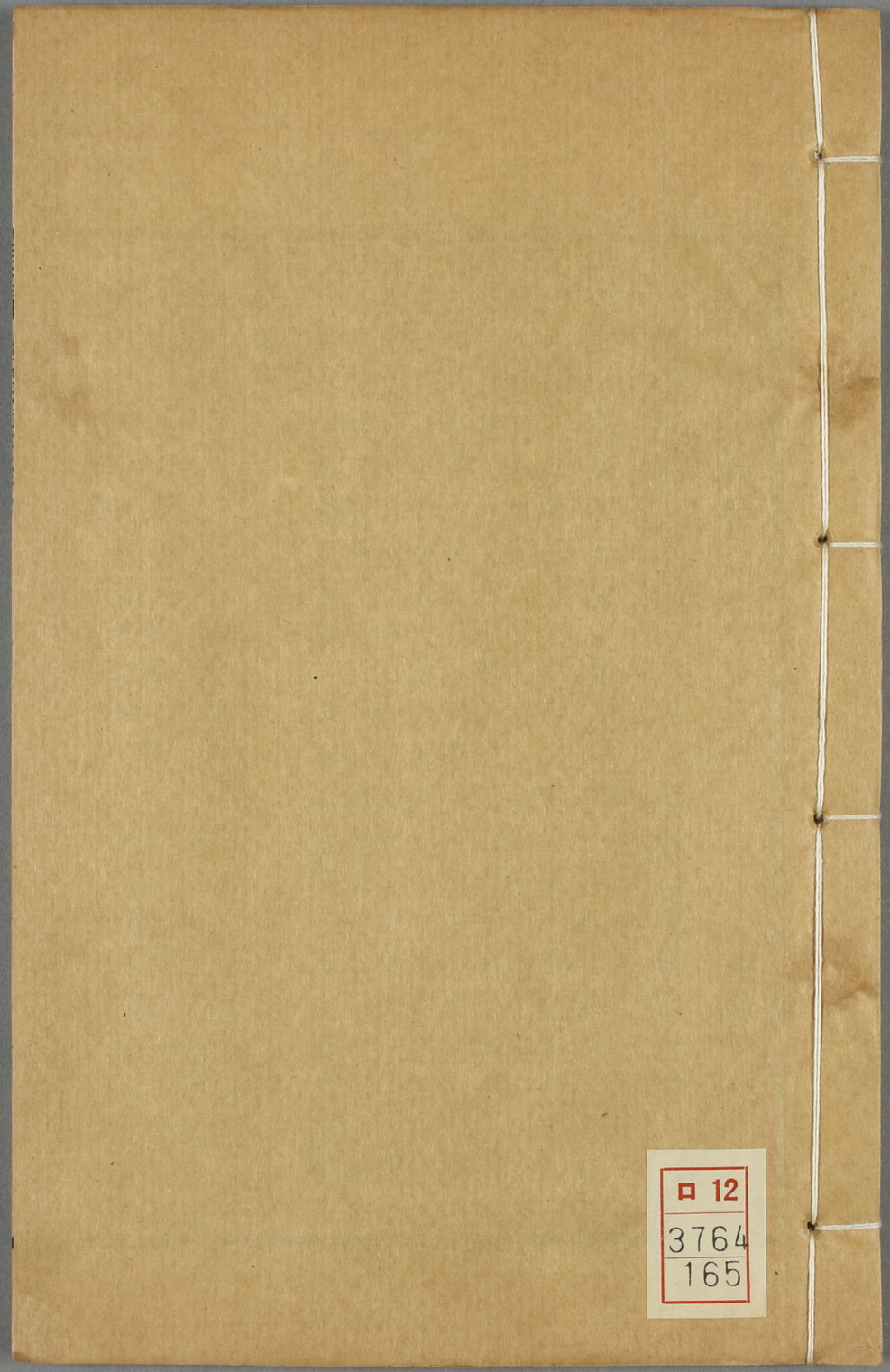

□ 12
3764
165

儀禮正義二十四　績溪胡培翬竹村著

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疏〕正義曰此諸侯之臣爲天子服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總衰〔疏〕天子七月而葬既葬除之故在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馬氏云衰者以總布爲衰裳也下記曰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而除則經未必纓也冠八升則從馬說又此帶亦用布其升數當與衰同詳前杖期章敖謂與者言同時而除也敖氏云七月而除則經制同小功據經麻不言澡當此帶亦八升矣今案戴氏德謂經制小功之冠同非又戴氏德射氏慈皆云吉屨無約敖氏云此承大功之下疑其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者同葢服至尊之屨或當然也姜氏兆錫以敖說爲是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

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數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疏〕正義曰總衰者以恩輕也升數以用小功之縷爲之也敖氏讀何以爲句非○賈疏述注云而成布四升半又云以服至尊也校勘記云徐本布下有尊字

H12
3764
165
91-198

至下無尊字張氏湄從疏今案集釋與疏同不誤嚴本與徐
同今從集釋本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者程氏
瑤田云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
功衰之縷即名大功之小功衰之縷即名小功之縷獨總
也不同小功之總即治小功之縷以織爲總衰之布其布
衰不治總之縷即治小功之縷也大功之布亦猶麤也云
小功十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成布四升半者
疏於小功之曰總衰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喪服以布
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喪服以布縷
之麤細見哀戚之淺深今細其縷者以臣於諸侯者其於天
子受恩輕也縷如小功而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不可用小
功之布下記注云升數丘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
至尊也是也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者案說文云總細
布也段氏注云案小功縷細而布疏其名曰總者布本有一
縷四升半成布是爲小功之布而此用小功之總衰之名
細而疏者曰總但不若總衰之大疏而總衰之名總實用其
意故鄭舉凡布以明之若總衰亦曰細而疏如總也今
案釋名釋采帛又云總惠也齊人謂涼爲惠言服之輕細
惠也蓋縷細而布疏故輕涼檀弓縣于曰裕衰非古也
鄭注非時尚輕涼慢禮故輕涼又叔仲衍使子柳之妻爲其舅總衰
鄭注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是總衰禮經特制以爲諸
侯之大夫服天子之服而春秋時凡期功之喪皆服之則失
禮甚矣左傳襄二十七年衛獻公喪弟鱄如稅服終身杜
注

稅卽總也云今南陽有鄧總者舉漢時總布以證其細而疏
也孔氏廣森云鄧者南陽郡縣名故南都賦曰穰橙鄧橘賈
以爲鄧氏造布有名總望文强解失之今案檀弓孔疏
云總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是鄧爲縣名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大夫中有孤卿以其
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疏〕今案儀禮十七篇中或言
上大夫下大夫或言公卿大夫公卽孤也其有不言公卿不分
上下而單言大夫者皆兼卿言之此篇是也故氏云諸侯之大
夫於天子爲陪臣不可以服斬又不可以無服故爲之變而制
此總衰葛不齊衰三月者亦避於其舊國君之服也

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疏〕正義曰何以總衰也以諸侯之
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疏〕大夫於天子其分遠其情隔而
爲之制服故問也荅云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者言
其接見於天子有時故爲制服也 注云接猶會也諸侯之
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鄭以諸侯使大夫行聘覲
之禮得以時會集京師見於天子故轉接爲會也周禮大行
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鄭注此二事者
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

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是其見於天子之事也盛氏云言此者明其有是恩義故有是服聖人不爲恩義所不及者制服也既爲大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無不爲天子服者賈疏云不聘即不服非說者又以接見天子爲會葬尤謬今案盛說是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此士庶民亦諸侯之士庶民也鄭以經但言諸侯之大夫而不及士庶則不服可知通典載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故言時會雖不荅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猶服此服士以下則無服沈氏彤云賈疏謂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此義本東晉邵戩而吳射慈則云雖未接見猶服射慈之言未可非也方氏苞謂士亦當有服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士獨吉服駭人觀聽今案畿外諸侯士雖有隨從作介之事而分卑於大夫故不爲制服若在王朝而遭喪亦當如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素冠而豈遂吉服乎至大夫因有接見之禮而制此服不論已未接見自皆當

右總衰絞絰除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澡者治去苧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疏〕正義曰此殤以報之〔疏〕有下殤小功章在成人小功之上者以其中小功之前以見其親重也賈疏云自上以來皆帶在絰下今此帶在絰上者以大功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絰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重故與常例不同也且上以上絰帶於絰上倒文以見上章多以一絰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絰不同故也又殤大功言無受此直言月數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無受者下章同吉屨無約也李氏云澡麻者以牡麻澡熟者以過而始間亟者大功以上小功不税小記曰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税之敖氏云小功布之而在總小功者則税之殺大功立文也不言牡麻與無纓纓麤於總之纓矣乃曰小功者對大功受者可知也今案大功以上麻不澡小功以下澡治之亦以其服輕故也禫記曰總冠繰纓鄭注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麻帶絰者即指此經之文也彼疏謂讀從亟服小記誤矣注云澡者治去苧垢不絕其本也者苧垢謂麻皮之汚垢濯治之使略潔白也儒行曰澡身而浴德亦是修治之義不絕其本

謂不斬其本連根爲之引小記者證帶不絕本也彼文訕而反以報之作訕此引作屈義同鄭注小記云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褚氏云小記孔疏云首經無根要經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矣孔疏又引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麻而絰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絰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絰也今案經言澡麻帶絰下殤小功帶不絕本爲異耳李氏謂賀說非鄭義是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本等故小功也賈疏云自叔父以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以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盛氏云以殤大功章校之子之下殤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下殤皆當在此經不盡見之者略可知也今案敖氏以不見子之下殤等爲文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賈疏云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爾其姊妹之殤亦如之張氏爾岐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與凡人之爲從父昆弟二者本服大功其長殤則小功今案此節本屬兩條從父昆弟之也經以二者長殤之服同故總言之敖氏張氏說最明晰又不言者以中從上略之詳下傳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下疏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功之殤始問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見於此而又不言中殤故發問也麻本有無之類見之矣此復以二者之中殤各異其從上從下之制亦因以見義云盛氏云殤大功章長殤中殤竝見則齊斬之殤中從上經文已明至此章但見長殤而不及中殤是大功之殤之第一條也從上者比本服降一等也從下者比本服降二等也大功之殤中從上皆降爲小功唯下殤緦麻也小功之殤中從下皆降爲無服唯長殤緦麻也注云等故小功也賈疏云自叔父以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以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盛氏云以殤大功章校之子之下殤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下殤皆當在此經不盡見之者略可知也今案敖氏以不見子之下殤等爲文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賈疏云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爾其姊妹之殤亦如之張氏爾岐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與凡人之爲從父昆弟二者本服大功其長殤則小功今案此節本屬兩條從父昆弟之也經以二者長殤之服同故總言之敖氏張氏說最明晰又不言者以中從上略之詳下傳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下疏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功之殤始問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見於此而又不言中殤故發問也麻本有無之類見之矣此復以二者之中殤各異其從上從下之制亦因以見義云盛氏云殤大功章長殤中殤竝見則齊斬之殤中從上經文已明至此章但見長殤而不及中殤是大功之殤之第一條也從上者比本服降一等也從下者比本服降二等也大功之殤中從上皆降爲小功唯下殤緦麻也小功之殤中從下皆降爲無服唯長殤緦麻也注云

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從父昆弟也姜氏兆錫云此章所列下殤故致問是以云據從父昆弟之下殤中殤多見大功章若此所列長殤除庶孫丈夫婦人其長殤中殤大夫之下殤及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中殤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姑姊妹女子子之中殤下殤皆不見也以此條在前乃發於此以明之耳云大功小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殤服也賈疏云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上無殤在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小功亦中從上也者據此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以大功重於小功也若齊衰則又重於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者賈疏云鄭以此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爲殤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此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故也張氏爾岐云成人當服大功者其中殤與長殤同成人當服小功者其中殤與下殤同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

此男子服殤者之法若婦人爲夫族服殤法又在後緦麻傳也今案張說極明自鄰氏敬以大功小功爲指殤服言與鄭異後人每從而和之至程氏瑤田據記竝以後傳長殤中等四語爲經文尤非也辨見緦麻傳末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疏〕正義曰馬融傳云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者案緦麻傳未云大功之殤中從下注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故知下殤小功中有長子斬衰之服降而在此者亦以殤從略之與衆子同矣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疏〕正義曰馬融傳云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陳氏銓云父母爲之服也成人在期下殤降二等故服小功也陳氏銓云伯叔父母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李氏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下殤在此章則長中殤當大功矣公大夫爲適長中殤大功則下殤亦小功也互文耳程氏瑤田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中殤未見大功殤服章此亦如大功殤服章見子之長中殤而其下殤不見於小功章蓋兩章互見可知也今案經所不見者諸家以爲互文是也以此知下殤小功中有長子斬衰之服降而在此者亦以殤從略之與衆子同矣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適人姑還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

等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疎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氏云前大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爲庶孫言不在姪盛氏云案姑在室爲姪與世叔父同本服期長殤當降爲大功今在此小功明是已適人者也丈夫婦人兼姪與庶孫言雷說非今案此二者不言中殤以中從上可知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公之昆弟之長殤當降在大功今降在小功明是昆弟之爲士若不仕者也李氏云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爲小功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者昆弟成人本服期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之殤與鄭異以全篇例考之無有謂畏厭溺爲殤者說未確注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爲小功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之殤與鄭異以全篇例考之無有謂畏厭溺爲殤者說未確注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者昆弟成人本服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疏〕正義曰馬氏云除適子一人同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男女至成人之也敖氏云上已言君之其餘皆庶子也不言君者殤賤見妾亦得子是雖大功之殤亦中從上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皆宜中從上而不可以婦人之例論也其下殤亦不服之今案大夫之妾爲庶子成人服大功已見上章其適子之長殤大夫爲之大功妾亦同也○鄭以經未言君故特著之必云君之庶子者以其庶子中兼有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及他妾之子也馬謂殤賤不言君非

右小功殤五月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開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疏〕正義曰此是成人小功輕於不云三月者已於大功章見之故不言也郝氏敬云牡麻洗治之牡麻不言澡同也經兼首要即葛謂三月既葬以葛易澡麻所以異於降服小功也王氏士讓云殤小功言澡亦牡麻此言也牡亦澡之文互見今案殤小功重於成人小功而用澡麻爲帶經則此亦澡之明矣不言布帶與冠亦略也〔注〕云即就也謂去麻就葛也云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

也者謂衰不變而經變以裳亦不變可知大功以上既葬衰裳皆變故云小功輕對大功以上言也敖氏云此變麻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謂麤細同鄭引之者證小功有變麻服葛之事也云舊說小功之屨經無明文故引舊說注云屨有約者飾也賈疏云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大飾故無約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疏〕正義曰爾雅父之世父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世母報弟之親從祖祖母馬氏云從祖祖母父之妻爲從祖母者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祖父母者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服故云報盛氏云爲從祖祖父者昆弟之孫也爲從祖祖父者從父昆弟之子也并服其妻者以名服也此四人皆報故合言之方氏苞云世叔父母期則從祖宜大功而服小功何也大功之親皆屬乎祖與父者也從祖則屬於曾祖者也五服唯兄弟服遞降一等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不然則服及五世矣○敖氏云案注意謂從祖祖父乃祖父之昆弟之子故曰祖父之昆弟之親也或曰注內祖父二字平讀從祖祖父母是祖之昆弟之親從祖祖父之親昆弟而從祖祖父之親今案從祖祖父爲從祖昆弟之儀禮正義二十四

則父之從父昆弟也此及下從祖昆弟三者皆從祖而別故以從祖名之當以敖說爲是

從祖昆弟 父之從父昆弟之子〔疏〕正義曰馬氏云謂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服小功也今案馬云曾祖孫謂曾祖之曾孫省一曾字耳湛氏若水曰何以小功也其祖與吾之祖出一人之身是也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所云父之從父昆弟即己之從祖父也陳氏銓云從祖父之子同出曾祖也義與馬同黃氏震云從祖祖父者祖之昆弟之子凡四世上三世以祖父其子謂從祖昆弟又其子謂從祖昆弟之子也其子謂從祖昆弟又其子謂從祖祖父也

從父姊妹 父之昆弟之女〔疏〕正義曰馬氏云伯叔父之女與鄭云父之功名爲三小功下一世以子夀殺之義推之當服緦此三小功一緦與己同出曾祖

孫適人者 爲一節皆爲出適而降小功也今案張說是賈疏謂姊妹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言出適與在室誤矣盛氏云女子子所逆降者唯夀期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於昏媚之時固無害無逆降例也

孫適人者 在室亦大功也〔疏〕正義曰爾雅子之子爲孫上大功章庶孫鄭注云男女皆是故此云女孫在室亦大功也馬氏云祖爲女孫適人者降一等故小功也義與鄭同案經孫不言女者敖氏云適人則爲女孫無嫌故不必言女又云三者適人其服同謂此姊妹孫三者在室大功適人皆降小功也方氏苞蔡氏德晉說亦同程氏瑤田云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適人者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緦麻章比例而知之也今案此說最確鄭注大功章從父姊妹爲指適人者言明甚鄭本不誤賈自誤耳鄭以此章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合爲一節無疑矣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疏〕正義曰馬氏云在室而恩輕者降可知〔疏〕氏云在室者齊衰期適人大功以爲大宗後疏之降二等故小功也陳氏銓云累降也混氏若水云姊妹適人又降也今案此所謂累降也敖氏云經於前章爲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外凡小功以爲人後降也自此之後者之親疎爲服不在此數矣此姊妹之屬不言報省文也記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今案敖氏此說極是後儒多駁之由未明儀禮後大宗之義耳古者大宗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故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喪服一篇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其四條而約之則三曰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而已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以出後大宗降三年爲期也大功

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出後大宗降期爲大功也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長殤再降故小功也此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出後大宗姊妹與昆弟同降大功以適人再降故小功也經所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止於如是其他期功之親不一及之非盡無服也以所後之親疎爲服也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正親外親服之皆如親子也記曰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旁親服之一如親子也傳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疎爲斬不以人特重之重大宗不得不抑小宗矣重大宗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明一本也假如爲所後之正親旁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

之服而於本宗之正親旁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一本而何莫汪均之曰戴氏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氏汪云廢小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案古之重大宗如是故於爲人後者本宗之親疎爲服以見大宗之重後世不明乎古者唯大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之義無論大宗小宗皆爲置後甚至有利其貲產舍大宗而爭爲小宗後者夫爲小宗後則其尊不足以相統於此而以所後之親疎爲服設出後枉五服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於心有不安而紛紛議增也不知儀禮大宗如戴氏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之立後與世俗異儀禮重大宗而何論於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況以後大宗夫父尚可絕而不爲之後者乎案汪氏廢小宗昭穆不亂之說者其不達於大宗爲尊之統以大宗一本之親爲斬即本生祖臨之則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大儀禮所不言者輒欲議增由不明後大宗之義耳又曰小宗無後古有從祖祔食之條則雖不立後而其祭祀未嘗絕也今人小宗亦爲立後雖非古禮而意在從厚尚屬可行然欲執此以議儀禮則於先聖制作之精意失之遠矣今案汪氏發明儀禮重大宗之義極精足見敎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爲本宗餘親悉降一等之證不知記所云兄弟非指餘親言也辨見後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者鄭以姊妹爲親於姑故舉姊妹而姑之恩輕

者亦降可知陳氏銓云姑不見者同可知也此本鄭說也馬氏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此以姑爲仍服本服不降與鄭異今案馬鄭之說皆失之鄭謂舉姊妹可以該姑然經何以亦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曰父母曰昆弟曰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即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疎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即其姊無本宗與所後之別是以經祇言姊妹不言姑也經始以凡人之所同者言之可定爲制則言之而非凡人之所同者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經於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亦不言世父叔父也且若出後在同祖以外之伯叔父則當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其服又無定竝姊妹亦不言矣又喪服經傳中言姑姊妹者十有五言姊妹者唯此與從父姊妹二條從父姊妹文係從父言之故不得言姑此條則以姑與姊妹有姊故亦不言姑鄭氏此注於全篇大例似尚未周察也至馬謂不降姑考大功章姑姊妹蓋緣未審爲人後者之姑與姊妹適人者同降大功則何不降之有經不言之指也爲外祖父母疏正義曰賈疏云言爲者以其母之所生是外親之服故言爲以別之若云情重則父與君何以不言爲乎賈說非也下記曰庶子爲不爲後者則爲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爲其母從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雖外親亦無

之父母服據後代律制言也下記云不爲後如邦人則在禮庶子不爲父後者得爲其生母之黨服矣詳下記又庶子爲適母之父母服詳本章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正義曰何以小功也據外親之服不過緦故發問也以尊加也釋名母之姊妹曰姨據爾雅母者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諸氏寅亮云馬鄭皆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緦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本宗輕外族之意故乃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於其母二等母爲其父母期宜小功非以尊加故與傳違大謬如其說則母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何不亦降二等而小功乎今案褚說是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之從母母〔疏〕正義曰注云從母母之姊妹者馬稱也釋名母之姊妹曰姨據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是姨爲夫稱妻姊妹之名詩邶風雅母之姊妹同出爲姨是姨爲達云子效父語亦呼爲姨故左傳蔡侯曰吾姨也是也孔仲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是因父呼妻之姊妹爲姨子遂呼母之姊妹爲姨母後世并有姨兄弟姨姊妹之稱皆俗稱耳禮服經謂父之昆弟曰從父母之姊妹曰從母皆從乎父母而名也江氏筠云袁準謂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舅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彼始怠有緦麻章耳

如其說則從母昆弟乃已之庶昆弟服宜大功何至降而在緦案江說是也袁氏以從母爲父妾則禮經不見母之姊妹服矣不可從云報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母爲舅尊故報之言婦人者異姓無出降已嫁與在室者同服故舉其成人之名此申馬義也敖氏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者詳之敖意蓋以此丈夫婦人爲指成人言上殤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爲指未成人言也程氏瑤田云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妻一也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二也小功殤服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三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四也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四經特著丈夫婦人竝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眾昆弟姪例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庶孫之殤爲在室者不待言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之名起於年十九以後不爲殤而始成人者此名之所由起也小功非在室而何又云丈夫婦人於殤而曰丈夫婦人散文通也今案程氏謂丈夫婦人四經竝指同姓是矣其謂婦人爲專指在室者言則非此條當從馬說大功章之婦人亦不專指在室言也且彼文丈夫婦人者四敖謂三亦誤鄭注此條云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注大功章云爲姪男女服同是鄭以丈夫婦人爲男女之稱爾於齊衰三月章必

云女子子在室者恐人疑出嫁者亦服宗子也此及大功章不言在室蓋亦兼已嫁者言矣○蔡氏云或疑從母適本宗之服晉邵戴曰案從母嫁者卽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異姓之服矣今案庶子爲君母之從母詳下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皆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卻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會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母之昆弟皆有義存焉又詳緦麻章舅下看時似乎襍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詳緦麻章舅下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正義曰傳以服舅緦而從母小功故問也以之子男女同疏名加也謂因有母名故加至小功是正名其問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又推言之以明外祖從母之小功爲加也馬氏云外祖從母其親皆緦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鄭云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者以外親之屬皆係異姓故先王制禮其正服不過於緦也雷氏云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姓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求情未愜苟徵有可因則加服以申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

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庾蔚之云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尋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緦斬者抑異姓以敦已族也又云男女異長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方氏苞云從母之服乃隆於母之兄弟何也與母同生而又同類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於舅之親其甥是以稱其情而爲之服也○汪氏琬云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爲重而於己母黨則母之姊妹爲重而於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諸父期而服姑姊妹大功而服舅緦先王所以分內外別男女也唐太宗顧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顧氏炎武云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葦緝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姨母舅母服至袒免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尊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貞觀修禮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玄之閒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亦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

韋述議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變散殺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厚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期是加服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并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曾祖父母族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排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祖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

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正乎楊仲昌議曰案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爺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祖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淺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有以揆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淺識先王之禮而亦目及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今案顧氏所引各說多本舊唐書禮儀志於內親外親服制差等言之最爲明晰因此傳言外親之服皆總故備錄於此

夫之姑姊妹姨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疏）正義曰爾雅夫之姊爲女子因恩輕略從降夫之姊爲女

公夫之女弟爲女妹禮記昏義鄭注又稱女公爲女妹爲女叔馬氏云妻爲夫之姑姊妹服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爲服李氏云娣妯婦雨見則相爲服自明報文指爲夫之姑姊妹而遐在下者要娣妯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娣婦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尊之尊卑而異也吳氏紱云昆弟一爲大夫一爲士則大夫降其昆弟小功娣妯婦相爲小功雖命婦亦不降以其夫於昆弟妻無服故不隨夫爵而異也今案報字總承上言敖氏吳氏之說是馬氏謂姑報姪婦李氏謂報文專指夫之姑姊妹爲一類娣妯之服因同居而生此條當分兩類夫之二字專屬姑姊妹言李氏謂使娣妯婦幷蒙上文亦非注云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以不見適人之服故知在室及嫁不殊也云因恩輕略從降者夫爲姑姊妹正服期出嫁降服小功今因降服大功妻從服降一等在室正服大功出嫁降服小功今案婦恩輕不分在室與出嫁一從降服小功之例服之是略也案婦人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有服而爲夫之從父姊妹無服亦是其略也敖氏云從服者宜有一定之制不必隨時變易也

傳曰娣妯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妯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妯婦

云父母既殁兄弟異居又或改娶則娣妯有初而異室者矣若不本夫爲倫惟取同室而已則親娣妯與堂娣妯不應有殊經殊其服以夫之親疎者是本夫與爲倫也婦人於夫之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夫以遠之而不服故有小功之倫從服其婦有小功之倫也夫以遠之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則初而異室猶自以其倫服庾氏蔚之云傳以同居爲義蓋從夫謂之同室以明親近非謂常須其居設夫之從父昆弟少長異鄉二婦亦有同室之義聞而服之緦也今人謂從夫昆弟爲同堂取於此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姑姊妹皆是從服夫之昆弟無服自別有義耳非如徐邈之言出自恩紀者敖氏云婦人於夫之昆弟以遠嫌無服假令從服亦僅可以及於其昆弟之身不可以復及其妻也然則娣妯婦無相爲服之義而禮有之者則以居室者居室相親不可無服故爾然二人或有並居室者亦未必有常共居室者而相爲服之義惟主於此者蓋本其大功同財而異宮期之義本其禮之所出生者言也方氏苞云古者羣子婦所同也故娣似之妻都宮則同而所居分南北東西故曰相與同室今案傳先釋娣妯婦之義而後發何以小功之問故諸家皆以傳爲專指娣妯婦言也敖說深得制禮精意方說分別亦精程氏瑤田云案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服矣傳

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喪并夫之姑姊妹總發傳也通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案程說似亦可通然緦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亦曰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正以昆弟妻本無爲服之義其制服實由相與居室中及同室而生則此傳爲專釋娣姒婦明矣　注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者鄭意蓋謂兄妻爲姒弟妻爲娣也又云長婦謂稱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者此爾雅文鄭注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鄭引爾雅者蓋證娣之爲弟長之義也徐氏乾學云傳文弟長者姒之爲長以明傳弟長雙訓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非以娣爲長也公羊傳云娣者何弟也知其以弟解娣自以長解姒今案吳語長弟許諾韋昭云長先也弟後也然則弟長猶後先耳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爲娣則姒明是兄妻娣明是弟妻而傳之以弟釋娣以長釋姒益無疑矣爾雅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此雖指同嫁一夫而言與此不同然姒長娣弟固昭然也馬氏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敵也據此則馬鄭義同賈疏因成十一年左傳穆姜稱聲伯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妻稱叔向曰姒不據夫年大小非鄭義矣方言築娌匹也郭注兄弟婦相呼爲築娌是姒匹敵之證近儒徐氏乾學沈氏彤盛氏世佐吳氏廷華秦氏蕙田江氏筠皆以賈說爲非沈氏云左傳載叔向妻稱叔向曰姒亦晚周文勝之俗然耳謂叔向嫂稱而妻長昜嘗有明文乎婦人從夫長婦稱當據夫年大小也盛氏云婦人從夫之齒則其娣姒之稱亦以夫之爵坐以夫之長幼爲斷明矣賈疏誤左傳穆姜叔向嫂皆呼夫弟之妻爲姒遂以娣姒據婦年大小之證而賈說皆誤也萬氏斯同方氏苞孔氏廣森皆駁賈疏之誤而萬氏孔氏又據穆姜叔向嫂二事謂娣長而姒幼誤與賈同益其說始於敖氏傳弟長也之弟敖本誤作娣故謂傳文以長釋娣不知娣之爲弟姒之爲長爾雅釋名各書悉與傳合古訓昭然不可臆改也方氏又謂弟長言兄弟之友恭因制娣姒之服以敎親睦則益支離附會矣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及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疏正義曰馬氏云謂上三人各自爲其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服

也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亦謂爲士者言以爲士故降服小功也鄭云從父昆弟及庶孫言爲士故特著之亦者亦適士之文也大功章大夫之子嫁大夫大功故適士小功馬云適人而言適士者所以見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也經不言適士之文有脫誤今案子有受重之義故別其長者公之昆弟之異經必言庶者爲兼有他例多類此公之昆弟於其從父昆弟之不爲大夫者乃小功者以其非公子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疏正義曰盧氏文弨云爲下當有君字本有明矣校勘記謂君之二字各本脫石經初刻有之案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而庶子下又有女子子三字者校勘記謂以注入經是也經云庶子不言女子子者以言適人則女子自明且以見大功章嫡小功章之言妾爲庶子俱兼男女言也李氏云上文云適士則此亦適士也鄭氏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今案據此例則適人即是適士不必破人爲士矣注因經未言女子子而著之也敖氏云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今案子有受重之義故別其長者爲適女則雖女君所生亦無長幼之異經必言庶者爲兼有他妾之女也若妾爲其所生女則在室期適人大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馬氏云適夫人庶子也說未的云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者馬氏云在室大功出降一等故服小功王氏肅云適士降一等在小功今案嫁於大夫大功故適士小功王說與鄭同馬謂出降小功非蓋大夫之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大功章大夫大夫之妻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馬注彼云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夫則爲命婦尊同不降當此注同所謂在室大功嫁於大夫亦大功故云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則此適士小功以尊降一等仍服大功也然則此適士小功以尊降非以出降明矣秦氏蕙田乃謂此注馬是而王非誤也○敖氏云考齊服記與小記言妾爲君之庶子及其女子子之長子之服大功章及此章凡三見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及其女子子之服若其君之他黨者止於此耳是亦異於女君者也今案君之父母似亦當從服與女君同其爲親蓋皆不服之矣

庶婦夫將不受重者疏正義曰馬氏云庶子婦也舅姑爲之服也敖氏云庶婦爲舅姑期舅姑乃再降之爲小功者所以別於適婦也方氏苞云婦人爲庶婦小功而夫之兄弟之子子婦大功何也報服也姑之於婦則不可以言報夫之兄弟之子婦不報也何以知其報也婦服不見經何也以婦服夫之世母叔母知其報也舅姑爲服無尊卑皆報報也爲親之相爲服無尊卑皆報

注云夫將不受重者此有

二義凡夫將受重者惟適子一人其餘皆不受重者也故言此以見自適婦一人而外皆爲庶婦也鄭必言將者以舅姑歿夫乃受重此言爲婦服則舅姑尚在故云將也此一義也又或適子有廢疾他故不能受重則其婦之服亦同於庶婦喪服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然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此又一義也○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魏徵等奏適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從之黃氏榦云案儀禮婦服舅姑期故舅姑服適婦大功今加適婦爲期非輕重降殺之義沈氏彤云兄弟子婦之大功爲報服雖重於衆子婦要不當易其升適婦爲期庶婦爲大功則庶婦之小功不免遷就之失案大功章適婦傳曰不降其適也明庶婦之小功爲降適婦之大功章適婦之重適婦之故升大功而爲三年邪故適子爲適期豈適子亦可以重適妻之故升大功而爲適妻期則舅姑之從服不得不降而大功適婦大功則庶婦不得不降而小功此皆制服自然之條理無可增加魏公之誤由不詳考禮文故爾今案沈說是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疏正義曰此謂妾子爲適母之父母適母之姊妹也疏正義曰此謂妾子爲適母之父母適母之姊妹也云君母父之適妻也者王氏肅云君母庶子之適妻也庶子爲適母案在父爲適妻在子爲適母一也妾謂夫之適妻爲女君故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疏正義曰何以小功也下通典有從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疏服也三字各本無據馬氏云從君母爲親服也似亦有此三字下二句乃申言其義耳不云君母從而云君母不在者賈疏云或出或從容有數事不在也敖氏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以其配父尊之也君母不在則不服者別於己之外親

妾子因之謂適母爲君母耳君母之父母卽外祖父母也云從母君母者母之姊妹義詳前馬氏云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又云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亾無所復厭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賈疏云君母在號爲君母父母其已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今案兼服之是也馬氏謂君母在自降外祖緦麻君母不在乃伸小功案自降外祖緦麻之臆說耳下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例同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云不爲後如邦人則雖君母在爲己母之父母亦小功矣鄭注服問亦云外親無二統彼據此自別爲一義蓋妾母不得以統言也徐氏乾學云母不厭子女君不厭妾馬說非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也此庶子雖服其君母之父母姊妹彼於此子則無服也郝氏敬云君母在不敢不服聖人於禮人情耳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爲用也今案君母之父母姊妹昆弟卒君母之痛方深凡君母所生之子無不爲服而已見其哀痛獨晏然不與同憂是自外於君母矣而敢乎所以從之爲服也若君母不在則無所見以動其情故不服此所謂徒從也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從孔疏謂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皆是徒從也妾服小記曰從服者所從止則已鄭注謂若云從服者即徒從也小記又曰屬從者所從雖叔也服鄭注謂若自爲已之母黨小記又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若已生悉不及宜服者恩實輕也者言君母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此言君母卒妾子爲君母後者亦不服其黨則其不爲君母後者不服益可知矣小記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鄭注母之適母此言其母爲妾所生其母卒亦不爲母之適母服也通典車氏問臧燾曰妾子號服先適母黨否燾荅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適母黨義無以異燾又問徐藻藻荅曰庶子若及先適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適母黨外服曰適母雖有三四宜以始生所遇適庶服最後者之黨也注云不敢不母故不敢不從服耳前傳曰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此義雖別於彼而其言不敢之意則有同也云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者此申言從服之義也庶子謂妾子也妾子爲君母與適子同故爲君母之黨服亦與適子同但君母不在則不服其黨與適子略異耳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正義曰注云君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之適妻子者戴氏聖云君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而稱君子者君子猶大夫也戴意以經庶母指大夫之貴妾言大夫爲貴妾總其適妻之子亦服總故以慈己服小功若賤妾則大夫不服適妻之子亦不服凡妾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爲庶母總耳雷氏云大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將姪娣之庶母說與戴同是皆以君子子爲大夫之適妻子庶母爲大夫之貴妾也鄭云大夫之適妻子蓋本於戴又云公子者以公子與大夫尊卑同故兼言公子之適妻子也金氏榜云士爲庶母總此君母總此言以慈已加明其本服總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齊衰三年章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从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己小功

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言與上齊衰三年章注自相違失今案此庶母慈己之服本爲適妻子而制故此注主適妻子言但妾子養於他妾亦爲慈己故齊衰三年章注又兼妾子言昭十一年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此妾子養於他妾者也金氏謂適子妾子同是矣至君子之名各書多以稱士不必定指大夫此注言大夫士而不及士子與金氏專指士子言皆偏也褒服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二條蓋皆大夫士之禮諸侯以上無之曾子問子游問慈母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師女子無傅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孔疏引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爲之小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己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是鄭亦兼士言之矣皇氏謂有士字爲誤非也士之妻自養其子固不必有慈母然或妻有故不能養而妾代養之亦卽慈己者也惟此服本因緦而加士不論貴妾賤妾其子皆以爲庶母而服緦大夫則必貴妾而其子乃服緦此則小異者耳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使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貴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十士之妻大夫之妾使貴子疏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卻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正義曰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者以君子言明父在可知父沒則不服謂不服其加服褚氏云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己而加而三母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服爲庶母本服之緦云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者據此傳言以慈己加不言以慈已加至小功耳禮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故知君子氏之義則以大夫子爲父之貴妾緦此庶母自指貴妾也許慎雷上然據鄭此注則庶母慈己之服亦兼有士子明矣馬氏云爲慈養己者服小功貴人者適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也爲父賤妾服緦父沒之後貴賤妾皆小功也陳氏銓云君子子者大夫貴人之子父沒之後得行士禮爲庶母緦也有慈養己者乃加服小功今案貴人當從馬說妾有貴妾而妻更貴於妾故以適妻爲貴人則庶母則知此服本爲適妻子而貴人之子釋之也鄭於傳貴人無注而內則妻以

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鄭注云貴人大夫以上則知陳說本此矣但陳氏謂父沒貴賤妥疑誤後學誠然竊以慈已之妥皆小功說更無據惠氏棟訾其通相反馬氏謂父沒之後乃服庶母慈已之服則與鄭注之服父在父沒皆當服之敖氏云父在且伸此服父沒可知江氏筠云以慈已加服係於已不由於父之存沒同耳此說是也鄭引內則者證庶母慈已之義自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至他人無事不往皆內則文大夫之子有食母亦內則文彼注云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係母安其居處者又云大夫食母選於傳御之中齊服之文而云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所謂乳母也此注引內則之文而云庶母慈已比附耳云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者以彼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充三母則可者爲傅姆之屬賤於諸母故以可者爲衆妾也自是兩種人鄭以諸母爲衆妾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文選注引漢書音義云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是傅姆慈同內則注云傅御之屬與此異者案上齊禮有外御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既夕記又有內御注云內御女侍從之內外宮別內御婦人然則御即婦人在內侍從之屬亦賤於諸母也列女魏節乳母傳曰君子謂爲乳者當作阿者古字假借也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愼而了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愼而

寡言者使爲子師率孟姬傳曰妃后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霍夫人顯傳曰召太子詹保阿瓠先嘗之楚昭伯巂傳曰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他書亦言長於阿保之手說文姆與娶皆訓女師娶讀若阿疑阿即娶之也今案段氏謂可疑當作阿亦自有據故錄存之云其不慈已則總可矣者謂此三母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者謂內則有三母此但言慈母不言師保以慈母居師保之中慈母服則師保亦服可知云國君世子生十士之妻於公宮則劬者亦內則文彼注云劬勞也胃世子生卜擇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者亦內則文彼注云劬勞也胃世子生卜擇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一人使之食子及三年而出歸則君有以勞賜之與庶母慈已者異故云非慈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了者亦內則文鄭以君子子爲大夫公子之適妻子故引內則以見國君之食子者非慈母而又無服士妻則自養其子無三母亦無食母故專指大夫公子言也或疑內則所言三母是國君之禮非大夫之禮案通典載陳鑠問汜閻疑大夫無此禮汜閻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褻服有庶母慈已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已內則孔疏亦云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又梁武帝分別慈母爲三謂齊衰三年章所云慈母如母則命爲母子服以三年者此章庶母

慈己則適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服以小功者內則會子問所云慈母則皆無服其說已具載於齊衰三年章內又謂內則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謂鄭引彼無服以注慈己爲謬褚氏云內則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卽庶母也武帝專以慈母爲傅姆等而遺卻諸母非矣今案諸家駁鄭之說未當故皆不足以難鄭惟此條之義當以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條爲比附不必以內則慈母士之子無母者彼妾子無母使他妾養之命爲母子則服三年所謂貴父之命也此適子無母使妾養之不得命妾爲母而其慈養之恩不可沒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而特引大夫之子有貪母爲證而彼注以乳母當之則亦服止於緦不得服小功又內則師慈保三母彼注明云人君養子之法而此注說國君之制但引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貪子以明非慈母不無矯揉遷就又士妻自養其子士未嘗無妾也總之鄭以此爲大夫之制故強引內則以相比附而中多罅漏後人所以不滿於此注者多也○蔡氏德晉云附補五條爲適孫之婦爲不傳重適婦及傳重非適婦爲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爲所後者之婦卽小記所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也

右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者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疏之內爲最輕三月旣葬除之無受也殤不別章略之吳氏紱云若不及三月而葬者如其期服之而後除注云緦布爲衰裳以麻爲絰帶也者謂以名猶大功小功皆布名也注當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故服名緦麻也段氏玉裁云緦者布字今案緦義詳下麻澡麻也賈疏云上殤小功章云澡麻絰帶況緦服輕明亦澡麻可知云緦麻也注云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者謂經當云緦裳麻絰今但云緦麻是省文也敖氏云齊衰三月不言繩屨大功不言冠布纓小功不言布帶緦麻不言衰絰服殤輕則文彌略也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謂之緦者治其

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疏正義曰李氏云閒用絲乎抽猶去也禫記曰緦冠繰纓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事猶治也朝服之布其經千二百縷緦半之升數雖少而縷細猶麤如朝服故服次小功之精麤如小功也敖氏云抽其半則成布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爲序其麤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細是也升數雖少而縷麤如大功之下是也朱氏軾云織具曰筬筬四十齒爲一升齒兩縷其八十縷抽其半則每齒一縷十五升去一也冠裳亦同段氏玉裁云凡布幅廣二尺二寸禮經布八十縷爲稷也斬衰三升有半齊衰四升有半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緦布朝服之縷四升有半升數各不同而皆合二尺二寸之度以成布十五升去其半者十五升朝服之升數也去其半則爲七升有半朝服用十五升其布密緦用其半其布疏總衰用小功之縷而升數祇取半皆聖人因宜適變之精意今案緦之縷精麤既如朝服之升有半也說文緦十五升布非矣禫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則六百縷而疏也

又無事其布不灰喪今案據禫記云去其半而緦則緦非十五升布明甚此傳云有事其縷謂澡治之使細無事其布謂不加灰治之使滑易也蓋加灰治其布使滑易則是錫矣互詳記傳錫者十五升抽其半乃是去其半升爲十四升有半氏兆錫謂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下姜氏世佐取之謂下記云三升半四升有半者皆謂半升盛也其說似乎有據今附存焉注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治其縷卽傳所謂有事其縷也蓋治之則縷細如絲故取此義名爲緦也云或曰有絲者謂緦之中有絲故名緦與說文一曰兩麻一絲布也說同云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此鄭破或之說謂朝服吉服用布何衰凶服乃用絲乎言其不然也云抽猶去也者案抽不訓去但此傳云抽其半與閒傳文異當有脫誤金氏榜禫記以明之彼注云繰當作繅故引禫記云繅冠繅纓者此因經未言緦之冠與纓故云抽猶去也云禫記曰緦冠繅纓爲澡麻帶絰之澡謂有事其布以爲纓李氏云冠之布與衰同纓則加澡治之又事其布也斬衰冠繩纓纓重於冠齊衰以下布纓纓與冠同緦冠繩纓輕於冠服輕者冠彌飾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亦明矣疏正義曰族曾祖父者高祖之子己之曾祖親兄弟也族祖父者高祖之孫己之祖父從父

昆弟也族父者高祖之曾孫祖之玄孫己之三從昆弟也爾雅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母郎此經族曾祖父母也爾雅又云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則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祖王父郎此經族祖父母也爾雅作族祖母誤郎此經族父母也爾雅族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謂族昆弟也其子謂族祖父又其子謂族父又其子謂族昆弟凡四世以曾祖祖父己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緦李氏云族之爲言屬也骨肉相連屬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喪同姓臨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杜預云同族謂高祖以下也此四緦麻與己同出於高祖恐其親盡相疎故以族名之今案爾雅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謂之親同姓也六世親屬矣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則無服竭矣吳氏廷華云據下從祖昆弟之子條爲族父之報服則四者皆報也注文亦高祖之孫下據通典及賈疏述注俱有祖父之祖父亦高祖之孫二者同出於高祖而皆有服明高祖之子則族鄭意以族曾祖父爲高祖之子則族高祖之高祖有服可知餘詳齊衰三月章不言高祖祖父之從父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昆弟之親謂從祖昆弟之父庶孫之婦（疏）正義曰馬氏云祖父母爲適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緦李氏云適孫之婦服無文以次差之當小功也庶婦小功適婦則大功庶孫之婦緦故適孫之婦當小功今案庶婦見小功章此庶孫之婦緦蓋亦殺於庶子婦也

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疏）正義曰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當中從上者案殤小功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其殤服當中從上是以爲庶孫之長殤已見殤小功章明中殤從上亦在彼章此不得復言中者字之誤爾云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賈疏云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爲下也程氏瑤田謂此經始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中殤以明之以鄭注爲非張氏屢賡之云中殤非從上卽從下實無容獨見且見中不見下不見中如前傳所云也今案此辨極是馬氏云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疎者略耳王氏肅云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

孫大功則大夫爲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案馬氏謂中下殤降二等已於傳大功之殤中從上義不合王氏以此爲大夫爲孫服尤謬皆不及鄭注之精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疏〕正義曰從祖姑從祖姊妹者從祖之女於己爲姊妹爲再從姊妹故經合而言之爲從祖姑馬氏云從祖姑姊妹也爾雅父之從父降一等故總也案言報者明兩相爲服也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之孫其本服皆見小功章馬氏云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也中下殤無服故不見也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者據前傳小功之殤中從下故言長殤不言中殤也馬謂中下殤無服故不見意亦是而不如鄭說據傳之精賈疏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敖氏云上章之首連言三小功此惟見二者之殤蓋以從祖祖父未必有在殤者也

外孫女子子〔疏〕正義曰李氏云女外適所生故曰外孫外祖父母以尊加小功爲外孫自從其正服總車氏垓曰外孫爲外祖服小功者由母而推之也故重外祖爲外孫服之也故輕敖氏云此服亦男女同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疏〕正義曰從父昆弟本服大功其長殤小功姑適人者爲姪本服大功其長殤亦小功俱見小功章故下殤在此章也馬氏云降二等故服總也妻爲夫之叔父之長殤見小功章故中下殤在此馬氏云妻爲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總也但此兩條一言下故注云言中殤下殤不同者妻爲夫之親服大功之殤中從下也若丈夫爲殤服大功之殤中云此夫之叔父之中殤放氏云見中殤者明其與前條異張氏屢云昆弟姪者之專言下殤爲中殤其中從下必連言之以見與從父不同處是此條言中殤下殤爲中從上之義也

從母之長殤報〔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也敖氏云前章從母成人之服已言報此復見之者嫌或略於殤也今案外親之殤服僅有此條者外親之服皆總殤則無服惟從母加服小功故長殤總中下殤亦無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正義曰此庶子謂妾子也賈疏云此謂無冢適惟有妾子父死妾子承後

爲其母緦也李氏云此服自士上達天子皆然今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曾子問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葢謂庶子王爲其母孔疏練冠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案孔疏是或謂大夫以上無緦服不知無緦服乃指旁親言之盛氏世佐云至情所關雖加一日愈於已苟有纵於宮中之例可援以少伸吾情焉雖天子諸侯亦不以貴而絶其母也此說得之又此爲父後故降而服緦不以嫡母之存沒異也或謂厭於嫡母尤非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纵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疏）正義曰何以三年也士雖枉庶子爲母緦也怪其不服母之本服而問也與尊者爲一體二語乃傳者引舊傳以明之尊者謂父私親謂其母庶子爲父後傳父之重即與父爲一體而妾母不得體君是己之私親故不敢服也馬氏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

然則何以服緦也乃再問辭以與尊者爲一體即當無服今服緦何也有纵於宮中者以下又是荅辭馬氏云緣先人枉時哀傷臣僕有纵於宮中者爲缺一時不舉祭因是緦服也今案禫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纵毓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即其義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者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者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即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傳曰大夫之庶子爲母傳曰大夫卒而降也注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是也云士雖枉庶子爲母皆如衆人者謂君枉庶子爲母枉五服外大夫枉庶子爲母大功士雖枉庶子爲母亦期與衆人同没亦三年也詳齊衰三年父卒則爲母下葢爲父後則服緦不爲父後則其服如是也○吳氏廷華云敖氏本無因字又案孔疏是也案此經及傳記皆無明文惟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案孔疏是也

士爲庶母（疏）正義曰賀氏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緦麻雷氏次宗云爲五服之外凡不稱其人者皆士也若有天子諸侯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爲者此獨言士何乎葢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者唯士而已故詭常例以著唯獨一人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疏）正義曰何以緦

也問辭以名服也荅辭馬氏云以有母名爲之服緦也傳又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此解經獨言士之義也敖氏云大夫以上爲庶母之服緦而大夫以上無緦服故也又大夫以上於其有親者且降之絕之則此無服亦宜矣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疏〕正義曰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者上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此注云公士大夫之君指此云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者謂於臣妾中別其貴者而爲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也者斬衰章傳曰室老士貴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家相邑宰爲公士大夫之貴臣也注云貴妾姪娣也者姪是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曲禮曰大夫不名世臣姪娣故此爲妾之貴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天子諸侯絕暮以下故爲臣妾無服云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已者戴氏震校集釋以注則士二字爲衍文是也鄭謂士既卑無臣而其妾又賤不足以別其貴者但以有子無子分之而已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此鄭所本也彼注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緦此注義同蓋鄭以此經服貴臣貴妾緦者專爲公士大夫之君故歷言天子諸侯及士以明之也馬氏云君貴臣貴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貴妾謂姪娣也陳氏銓云天子貴臣三公貴妾三夫人諸侯貴臣卿大夫貴妾姪娣大夫貴臣室老士貴妾亦爲姪娣然則天子諸侯絕期於臣妾無服明矣大夫非其同尊每降一等而已爲臣妾貴者有緦麻三月也今案陳氏分別天子諸侯大夫貴臣貴妾較然天子諸侯言陳氏則專指大夫言意亦同鄭也秦氏蕙田謂陳說與馬同誤矣通典載袁悠問雷次宗禮數鄭注云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左傳云晉少姜卒齊使晏嬰請繼室總則爲之齊衰有若曰諸侯爲妾齊衰禮數鄭云悼公之母紀哀公爲之庶母無服又案檀弓叔向對曰寡君以荏線經之中案此諸侯爲妾便有服也次宗荅曰大夫爲貴妾緦案注貴妾姪娣也夫姪娣實貴而大夫尊輕故不得不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又天子諸侯一降等親豈容朞親更爲服也鄭注檀弓謂諸侯爲貴妾緦與所注恩服相違左傳少姜線經之言是春秋時諸侯淫侈乃爲齊線之荅與鄭此注同惟大夫爲貴臣貴妾緦而爲庶母無服不能無疑焉敖氏云此亦士爲之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非周公之明典也今案雷氏之文士禮耳其大夫以上無緦服張氏爾岐云大夫以上爲庶母之貴者爲之緦也沈氏彤云士之貴臣貴妾於義似難强通此始承上士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者也貴者即貴臣貴妾之有子者之所謂宰也又云士亦姪娣具爲正私屬亦可謂之臣妾之有子者之所謂宰也又云士冠特牲之長若士冠禮正義二十四

觀昏禮可見亭林謂士無
妾枉士爲庶母之下明指
士不名家相長妾是也家
之則貴可知也若大夫則
無臣之說謂此指公士大
之病恐不可從以上數說
與鄭異今并錄附焉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疏〕而服之則凡臣妾之貴者

乳母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疏〕正義曰乳母專以乳哺言與慈母養三月是也呂氏坤云此乳母者蓋僱他人之婦乳哺三年恩亦如母故以母呼之者韓昌黎蘇東坡於乳母皆葬而爲之銘爲之緦衰服圖注乃云父妾乳母子則服三年不命爲母子則服小功不得服三月也呂氏之辨精矣注云謂養子者乃以此乳母本非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者鄭意也以此經云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則注因經云養子者故以此經乳母則大夫之子有疾病它故使賤者代之當之此注不言養母而云養其子然或有疾病亦必等事豈能不使它人代乳乎又庶人之家有故而代乳者亦多竊謂此服當

通大夫士庶人言之唯大夫之子父在不服父沒乃服敖氏之說是也至國君之子於師慈保母皆無服則固不爲乳母服耳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正義曰馬氏云士爲乳母服以其乳養於己有母名故敬云

乳母外人婦代養子者本不名母而以乳得名本無服而以名得服今案二說發明傳義是也

從祖昆弟之子爲族父母服〔疏〕正義曰從祖昆弟之子即己之再從者章首係從祖昆弟之子爲族父母服緦麻故族父母報之亦緦麻也敖氏云經但見族父爲族父母服注兼言族母者足經意也婦人爲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又云爲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父昆弟皆緦其族昆弟固相爲矣此條則族父報然則族曾祖父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爲旁親卑者之輕服故略之而不報歟徐氏乾學云族父爲從祖昆弟之子服則族曾祖父必爲從父昆弟之孫服非略之而不報直文不具耳今案徐說是也

曾孫孫之子〔疏〕正義曰爾雅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雲孫之子爲耳孫耳孫之子爲晜孫晜

則視適孫其玄孫以下亦稱會孫服俱同今案沈說是也玄孫爲高祖服與曾孫爲曾祖同則高祖爲玄孫服亦與曾祖爲會孫同詳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疏〕正義曰父之姑卽祖父之姊妹也注云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爲祖父之姊妹者爾雅女子謂晜弟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然則歸孫是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名故其所生爲孫也鄭駁五經異義云有二義以服制推之鄭義爲長今案爾雅又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父之姑卽王姑也李氏云不言適人者行屬已尊適人可知猶從祖父之不言嫁服也盛氏世佐云此同曾祖之親也其成人而未嫁者服之如從祖父適人者降一等故在此經不云適人者亦文省徐氏乾學云已之姑大功則父之姑宜小功而乃降至緦麻者猶己之世叔父小功也父期年而父之世叔父小功也

從母昆弟〔疏〕正義曰從母昆弟卽從母之子也爾雅曰從母之子相爲服也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賈氏云姊妹之子相爲服也疏云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昆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敖氏云名謂昆弟之名母爲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以名加此以名也

此服從母姊妹亦存焉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

服子於母黨其情蓋可見矣然則有可從而不從者所以遠別於父族歟今案賈疏專以名屬從母言敖氏專以名屬昆弟言不如馬說之備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正義曰此外親之輕者而亦服之故傳發問也以名服也者馬氏云姊妹之子服也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字男傍作生也敖氏云亦丈夫婦人同

甥之〔疏〕正義曰此舅爲姊妹之子服也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賈疏云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昆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敖氏云名謂昆弟之名母爲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以名加此以名也

姊妹之子〔疏〕正義曰此舅爲姊妹之子服也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然則出與甥名異實同矣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字男傍作生也敖氏云亦丈夫婦人同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荅辭汪氏琬云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則皆父之屬也如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不可謂之父矣其可謂之母乎故聖人更之曰姑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蓋不敢以昆弟之子爲子也凡母黨之尊者以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如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不可謂之母矣其可謂之父乎故聖人更之曰舅傳曰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蓋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爲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盛氏世佐云甥之名不一故

傳釋之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明其對舅立文爲姊妹之子也爾雅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子夫爲甥孟子云帝館甥于貳室是壻亦名甥矣以上諸甥皆與此甥舅之甥異今案何以緦也唐貞觀中令甥爲舅緦故舅亦報之以緦也雷加服小功後顯慶中亦令舅報甥小功

壻女子子之夫也〔疏〕正義曰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壻也从士从胥聞一知十爲士胥者有才知之稱故女之夫爲壻也今案壻亦稱甥見上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正義曰何以緦問辭報之也荅辭馬氏云壻從女而爲己服緦故報之以緦也

妻之父母〔疏〕正義曰爾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釋名外舅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己家爲歸婦人謂夫之父母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成氏云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今案妻之父母亦稱舅姑坊記曰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鄭注舅姑妻之父母是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正義曰馬氏云壻從妻而服緦也義與鄭同服問曰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鄭注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李氏云妻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緦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敖氏云從期服而緦是降於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君之子不降也喪服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鄭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徐氏乾學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而公子反無服何也蓋緣世子得遂其妻服而公子於妻則在五服之外緦冠麻衣虽葬而卽除彼於妻虽不服則妻之父母又何服之有今案徐說是也

姑之子〔疏〕正義曰此舅之子爲姑之子服也注以姑之子外兄弟也〔疏〕爲外兄弟者李氏云姑外適而生故曰外兄弟是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正義曰李氏云姑之子從於母而服已則報之餘詳舅之子下

舅之子〔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徐本集釋通解俱作昆楊氏作昆弟案毛本亦作兄考篇內及爾雅釋親曰族昆弟皆不稱兄弟女子謂其五屬之內亦然至若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及舅之子爲內兄弟而兄弟又爲小功以下通稱此經傳中辨別親疏義例不宜

溷同也今案戴說是○爾雅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釋名夫之父曰舅舅久也老稱也母之昆弟曰舅亦如之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而服之（疏）正義曰注云從於母而服之者母爲昆弟服大功子從之者亦可見從服一定之昆弟也其親同而服之也故重舅之服由母服爲小功與從母同顧氏炎武云唐人所論服制似欲過於小功父族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緦麻堂姨舅祖免而宏文館直學士之喪爲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俗彌薄不揆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緦矣知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緦矣蒘氏學泉云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及姑姊妹之夫皆無服何也曰服有五而其族三曰父族母族妻族俗稱三黨是也姑姊妹之有服

父族也從母及舅之有服母族也姑姊妹之夫不可謂父族從母之夫舅之妻不可謂母族父族由父而上之至於高曾故歸孫爲祖之姊妹猶有服母族不遠及故母之從姊妹兄弟卽無服恩有所限也妻族不旁及止於妻之父母恩尤殺於母族矣古之制服其稱量之不爽如此今案顧說蒘說淺得經意後之欲更服制者皆不知先王制作之精義也

舅之子（疏）正義曰此姑之子爲舅之子服也注云丙兄弟也者對姑之子爲內兄弟也謂舅之子爲外兄弟乃中外兄弟也然則謂舅之子爲外兄弟言也馬氏云今之漢時之稱鄭據以釋經也敖氏云此與姑之子相爲皆男女同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正義曰從於母而服之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母爲昆弟之子大功子從之服緦也程子曰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之子無服卻爲姑之子其服同徐氏乾學云姑之子須報故舅之子服姑之子服毓與姑之子服姑之子爲舅之也故姑之子爲舅之子是從服舅之子爲姑之子其服只推則及其子子從母臣從君妻從夫夫從妻皆是無姪從姑者徐氏據本經以駁正程子之說自是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中下殤降一等無服也禮三十而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陳氏銓云夫未二十則成人孔氏倫云葢以爲違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徐整問射慈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爲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例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十而笄笄則不爲殤矣或其弟年十五六以上早昏其姊未及笄而死者容有之今案馬氏以姊殤爲關畏厭溺殊謬孔氏駁之是矣至申早娶之義則射說尤精或以姊字爲衍文非也

夫之諸祖父母報〔疏〕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親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諸祖父下徐陳通解要義俱無母字通典集釋俱有闕本父母二字濟刻今案有母字是也嚴本亦脫今補校勘記又云通典引鄭注從祖祖父母下有卽祖之兄弟也從祖祖父母卽父之堂兄弟也十七字又注末妻從服緦下有於夫皆有名於已從輕遠故不復條目而總言諸祖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報三十字皆不類鄭注葢杜氏據補程氏瑤田云注外祖祖字當爲所附益唯從祖父母四字宜據補程氏瑤田云注外祖祖字當爲

從祖之謂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此夫爲之小功者也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又云鄭注第二個曾祖字亦是從祖字之譌段氏玉裁云注末當作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此以外祖父母破曾祖父母之說也外祖父母正服小功見小功章妻從服緦見禮記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注賈作疏時未能正誤字耳經明言諸祖父母則祖父母三字成文故注於內親舉從祖祖父母於外親舉外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妻以曾祖父母易去外祖父母故鄭復辨之言假令曾祖父母在內則與本經禮記合舉從祖祖父母內則不得云報言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妻從服緦而兩祖父母報之或欲祖父母自是兩輩安得以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乃父行非祖父行也江氏筠云敖以從祖父母入諸祖內其於服固是矣而祖字卻涉假借褚氏寅亮云從祖祖父母二者其說本於敖氏吳氏廷華云從祖祖父母指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祖父母之說爲是同是祖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父母妻亦服之據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

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也沈氏彤云夫之從祖祖父
爲尊外祖父母雖正尊而外親故皆報也以上數說皆與段略
同明諸祖中不得有從祖父母也其引服問以證爲夫之外祖
父母正服小功云云似可依原文解不必改曾爲外蓋鄭意以夫
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夫皆服小功故以夫之諸祖爲指二者言
也而又云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者
緣當時有人解諸祖兼曾祖在內故鄭駁之謂經明云報若以
爲曾祖則於曾孫婦無服何得云報乎又云曾祖父母正服小
功妻從服緦者此因妻爲夫之曾祖父母服經無明文故因或
說而幷明之恐人疑曾孫婦於夫之曾祖亦無服也若如段說
改曾爲外則外祖父母夫服小功上已言之何用複說乎但曾
孫爲曾祖齊衰三月而鄭云正服小功者鄭意以高祖曾祖皆
有小功之差故也說具齊衰三月章沈氏彤云鄭意以曾祖爲
曾孫服緦於其妻降一等則無服故不得云報然曾孫婦於夫
之曾祖父母固從服緦以夫則小功妻從服降一等則宜緦
程氏謂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
不知經言夫之諸祖父母正是舉遠以包近大功章見夫之祖
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則從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是也馬氏云妻爲夫之諸祖父母服所
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祖父母服所

尊故報也案馬說未明晰似有脫文不如鄭說之精也

君母之昆弟〔疏〕正義曰馬氏云妾子爲嫡夫人昆弟服也今案此卽上文所謂舅也云君母之昆弟者義繫君母言之與前章言君母之父母同故氏云此服亦不報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正義曰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曰校勘記云注而服緦也徐本同黃氏丕烈云舅服之緦也非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者以妾子爲君母之昆弟服與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同故依前傳釋之也義詳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傳下馬氏云從母在其昆弟之子與從母昆弟異於君母之服唯止於此不及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正義曰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此二者本服小功馬氏云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之妻亦娣姒也其服降一等故服緦也又案夫之從父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㚔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疏〕正義曰何以緦也問辭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求之〔疏〕親㚔若辭此釋經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義也蓋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夫本不爲服而其妻乃相爲服者馬氏云姊妹以同室相親生衰緦之服是也檀弓曰同爨緦長殤中殤降一等四語乃因妻爲夫黨之親服而并言其爲夫黨之親殤服之例也賈疏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殤從上在大功也○注皆謂服其成人也校勘記云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敖氏俱無謂字通典服上有謂字解及今注疏本服作明亦無謂字今從通典云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者以上小功章姊妹傳云相與同室明是親疏不同蓋同室者乃大功同門共財之親居室者則期之親朝夕與居者也故彼小功而此則緦也餘詳小功章姊妹傳下云齊衰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謂傳所云齊衰大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殤服以殤無服齊衰故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

者大功重於小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可知上殤小功章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彼注舉輕以明重此注舉重以明輕貫疏謂皆是省文舉一以包二是也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上殤小功章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是主謂丈夫爲殤者服此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是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但注不云婦人爲殤者以婦人爲本宗殤服亦與丈夫異所以然者妻從夫服本與夫同惟爲夫黨之親殤服與丈夫服大功者妻服小功下殤夫降一等齊衰之殤長殤中殤夫服小功下殤夫之殤長殤中殤夫服小功下殤夫服小功者妻服緦麻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殤則無服若小功之殤服緦麻者妻惟長殤服緦麻中殤下殤則無服故變言齊衰之殤服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故氏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此主言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也不宜在此蓋下以別於丈夫也其爲夫黨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中從上二句亦脫文失其次而在此脫文也又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在內而意實起下齊衰之殤二句故賈疏言爲下婦人著殤服而發之也何故氏言不宜在此乎婦人服殤發凡於末者以別於男子今案褚說是也又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亦褚氏寅亮云此雖兼丈夫爲文從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駁鄭注以此四句爲經沈氏彤儀禮正義二十四取之而張氏履凌氏曙皆辨

之今錄其說於後沈氏垚云程易疇足徵記駁鄭注處精確
不刊如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
之殤大功之殤指成人服齊衰大功者而言小功殤服章傳
所謂太功之殤小功之殤即據殤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
長中殤降在大功而爲大功之殤中從上也成人服大功之
衰之殤中從上即齊衰之殤降在小功而爲小功之殤其中
功之殤故大功之殤降在緦麻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鄭誤
下也故小功之殤中從下即大功之殤中從上也鄭誤經爲
傳謂皆據成人以前爲下殤之中殤爲主丈夫爲殤者服後主婦人爲殤者
服改庶孫之中殤爲下殤謬張氏履云案此條乃程氏之誤
非鄭氏之謬也齊衰之殤中從上者降在大功謂大功之殤中從
中從上即齊衰之殤中從上其說無所闕若大功之殤中從
下其長殤乃小功而中從下入緦麻則當云緦麻之殤中
下葢據本服之降而言則長中皆可冠以本服若即據殤
服而言則長中殤在大功者可云大功之殤而下殤在小功
者即不得云大功之殤長殤在小功者可云小功之殤而中
丈夫婦人爲齊衰之殤長中降一等下降二等其爲中從上
也竝見大小功章惟丈夫爲大功之殤中亦從上而爲人後
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在小功章爲其從父昆弟之長殤在緦麻章而中殤獨
族大功之殤則小功章爲叔父之中殤下殤已明見中之從下故於兩章爲夫之叔父
下不復發傳而又恐人疑其與大功之殤中從上之文不合
也故於緦麻章末婦人爲夫族服之後總發長殤中殤降一
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下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
夫同者又發大功之殤中從上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
異者因欲明其異者遂自其同者而統言之所以辭備而成
文也若如程氏說以長殤中殤四句爲經文則中殤之從上
從下經已明著其例而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
弟之長殤不見中殤明是大功之殤中從下者又何容發問
而贅此異名同實之傳即發問亦但荅以中從下也即與經
例前後相應而其義已大明又何容辭費轉滋後人之疑乎
且果小功之殤即指殤服試曲爲解曰此小功之殤長殤也
其中則從下而入緦麻也而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
子女子之下殤亦皆小功之殤也而其中乃竝從上而在
大功章亦與小功之殤中從下之文相戾程氏之說其不可
通又有如此者又云婦人爲本宗隆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
夫同爲夫之親從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夫異惟大夫之妾
爲庶子之殤中從上與主爲丈夫之例不協然此所謂妾爲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不足以爲難至小功以上妻亦有
降一等者如爲夫之世叔父母是也齊衰之殤較重故中從

上不異而於大功之殤獨異大功之長殤稍重亦不可異下殤則已再降矣故獨於中殤爲異先王制禮之意精矣密矣凌氏曙云程氏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四句皆經文說者以其緦麻章末遂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憑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案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說義若如程說全經之例有傳文之下贅以經四語戛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程云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長殤降一等已入殤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殤降二等已入殤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緦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殤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複也況傳例一發於爲從父昆弟之丈夫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上爲成人之小功其長殤則緦麻也安得復有下殤無服而爲中殤之所從者乎案此不必疑也中殤從下殤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殤中從上乎況經只云從下未有服字也案以上俱見張氏履喪服足徵記辨誤內其申明注義駁正程說詳矣是矣凌先生禮經釋例云近有謂此四句爲喪服經文之譌簡之爛其風不可長也與程同邑同講學者不欲顯斥其名也案此亦是駁足徵記之說凌先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二十一終

五河鄒文元校
新陽李文楷校

儀禮正義二十五　績溪胡培翬竹村著

記疏正義曰吳氏廷華疑義云案記不應有傳此自公子爲其母至惡笄有首布總以上疑爲經文凡衰外削幅以下則記文也今案凡衰外削幅以下無傳故吳氏云然葢亦泥於夏作傳之說也盛氏世佐云諸說不出一手亦非一代所成但爲近之餘詳篇首曰錄下及士冠禮記下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麻者總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澡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縓冠葛絰帶妻輕父沒也父沒爲母妻大功父存則制此服馬氏云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之無日月也鄭氏謂三月而葬詳下注云公子君之庶子也者以公子是適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之統稱對適長子一人言故云庶子但適妻所生子

疏正義曰案記不應有傳此自公子爲其母至惡笄有首布總以上疑爲經文凡衰外削幅以下則記文也今案凡衰外削幅以下無傳故吳氏云然葢亦泥於夏作傳之說也盛氏世佐云諸說不出一手亦非一代所成但爲近之餘詳篇首曰錄下及士冠禮記下

疏正義曰言公子謂父存也大功章言公之庶昆弟則帶妻輕注云公子君之庶子也者以公子是適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之統稱對適長子一人言故云庶子但適妻所生子

爲母皆得伸其正服故知此爲母謂妾子爲所生母也爲妻則庶子皆同云麻者緦麻之經帶也者五服緦麻最輕故舉以爲言案下解麻衣云如小功此云緦麻者緦麻與小功經帶同也記先言麻而後言麻衣故知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者案禮記大夫士宅與葬日有司麻衣鄭注麻衣白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彼衣鄭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異故鄭云此麻衣者以別之也案深衣用十五升布此用小功布而云如深衣者如其制度耳蓋深衣連衣裳爲之此記言麻衣不言衰裳故知亦如深衣不制衰裳是變於正服也知用小功布者詩蜉蝣孔疏云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麤細豈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李氏云父在士之子爲其母妻大功則公子宜爲其母妻小功矣故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妻大功知此麻衣用小功布也引詩麻衣如雪者證麻衣用白布耳其實彼箋解麻衣爲深衣案深衣純以采麻衣純以布二者不同而詩箋謂麻衣即深衣者以其皆用白布以得通稱也云緌淺緆也一染謂之緌者說文緆大赤也緌赤黃色是緌爲淺緆也一染謂之緌爾雅文爾雅又云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引之以證一染之爲色淺也云練者五服皆用生布此用練熟布爲冠故云練冠也說文練湅繒也湅者漸也漸者灰水也湅繒灰諸水中如灰米然已湅之帛曰練今案布之名練亦是已湅者方氏慤謂用練帛爲冠非矣沈氏彤云練冠升數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衰當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當八升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降服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齊衰四制曰父母之齊十三月而升正服蓋奪其正服卽以餘服爲正也沈氏大成云注當曼緌緣二字今本脫蓋上一句乃謂練冠而著麻衣者則緌緣也對麻衣之名深衣中衣者以采緣名長衣者以素緣而言下云緌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乃專釋緌緣二字今案沈說是緣是飾邊之名三年練之齊以緌爲練之受飾故下卽引檀弓以明之亦是餘服非正服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鄭注小祥練冠中衣以黃爲內緌飾是也此緌緣用緌色布爲之一緌而解爲二失之矣又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緌緣則云以緇爲緣亦是緣衣與檀弓同敖氏乃謂爲緣冠尤誤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者公子被厭不得爲母服今於五服外權制此服以達其情是不奪其母子之恩也云爲妻緌冠葛絰帶妻輕者以爲妻麻衣緌緣與母同而以緌爲冠以葛爲絰帶與母異是妻之齊輕於母也馬氏云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其妻輕故緌冠葛帶義與鄭同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

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

〔疏〕正義曰傳問爲母妻何以不在五服之中怪其輕而問也故氏云君而不敢服之傳以此怪其所以不爲服子亦名以其服服之傳又因上文而拜言此以見凡公子之服與不服其義皆不在已也注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者邵氏寶云庶母於君爲妾庶子之妻於君爲庶婦君服妻不服妾服家婦不服庶婦君之所不服而攝制此服焉故在五服之外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者大戴禮曰口篇文也或謂此十八字當屬上經注文之末賈疏云鄭意注傳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解妾有貴賤葬有早晚故至此引之其說是也案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卿大夫三月而葬則公子之妻亦三月而葬可知○李氏云齊王子有其母死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如謂此也公子既以厭降其母妻爲其母妻之黨無服其妻於公子之黨自如其本服服之舅不厭婦故也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傳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至尊也若庶子爲後者爲母緦云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至尊也若庶子爲後者爲母緦庶子不爲後者則記所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不杖父至尊故也經傳無厭於嫡母之文孟子集注引陳氏說蓋沿趙岐之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疏〕正義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從於父而降三人所以降之義不同而其服則同是以總云降一等也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此兄弟所包甚廣凡旁親期功以下皆是賈疏云下云小功以下得降故曰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以下也今案賈氏此辨甚確據下傳注云於此發加也然則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語專指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然則小功以下爲兄弟居者而言不可以解他處兄弟明矣近人泥於小功以下四字於兄弟之義遂多窒礙難通沈氏彤云賈云上經當已言訖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案

大功章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及己之女兄弟即特牲之兄弟也從子以下爲子孫之兄弟即特牲之兄弟也從子也姑姊妹女子子爲父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及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皆此經所謂兄弟也蓋從父以上爲祖父之兄弟即特牲饋食禮之長兄弟也及己之兄弟即特牲之衆兄弟也從子以下爲子孫之兄弟即特牲之兄弟也從子也姑姊妹女子子爲父及己之女兄弟即特牲之丙兄弟也是兄弟者乃古人旁親之通稱故鄭以族親解之四條外小功章諸親降一等爲緦此大夫以下三人絕緦則彼無服矣記之總結蓋明此義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於兄弟之於要義作爲與上疏合案各本皆作於今從於又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自唐石經至今相傳各板本皆如是敖氏疑之子二字爲衍近金氏禮箋據通典載賀循爲後議引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改其文於是戴氏校儀禮集釋程氏瑤田通藝錄儀禮喪服足徵記因之雖其說不同而皆以石經爲誤淩先生云記文本明近儒據

通典改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好奇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傳刻易淆未可據以改經也今案盧氏詳校阮氏校勘記皆從曰爲人後者是以此四字提首而下一言其本宗服一言其所後服兩兩相應於兄弟降一等報爲本宗旁親之服也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則不降等矣爲所後旁親之服也言若子則其相爲服自見不必言報矣於本宗則降於所後則不降重一本也此兄弟記文言兄弟者六言兄弟服者二下文兄弟皆在他邦與兄弟居傳指爲小功以下其言兄弟服亦指小功以下言之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是兄弟指小功以下言也此節兄弟及上兄弟皆不指小功以下辨已見前鄭於上兄弟及下凡妾爲私兄弟皆以族親解之而此節無注則知兄弟即謂昆弟矣於兄弟降一等即經所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蓋兼姊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於經而記復言之者爲報言也段氏經韻樓集云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章爲其父母報一例此說是也又云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則贗斷不可從耳近儒因傳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語遂謂兄弟與昆弟異不知以服而言則兄弟不可爲昆弟以人而言則昆弟亦可稱兄弟且儀禮爲人後者後大宗於其父母昆弟姊妹外皆不爲斷辨見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下記不云所爲

後之兄弟而云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亦兄弟也因上兄弟而類及也後人者無親兄弟而容有從兄弟沈氏彤云所爲後之後之人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己爲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也褚氏寅亮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二說較然分明視金戴諸家之據通典曲解者豈不允當乎褚氏又云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遠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有可爲後者而廢疾不任事也今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是爲後不必定屬親兄弟之子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宗子指爲人後者恐人疑人繼大宗主宗事本親不爲降服故云報明兩相爲服皆降也今案據此注則儀禮所謂爲人後者皆後大宗益明矣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疏）正義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者以其者爲之服加一等如無服則爲之緦緦則加服小功小功加服大功慇其客死故也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幼小父母俱亡不及知之依兄弟同居而兄弟死則此不及知父母者爲加服一等此雖不在他邦而亦加者所以荅其撫育之恩也或謂不及父母者死而此與居之兄弟慇其孤幼爲加一等之服非矣褚氏云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謂加注云皆在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辟仇者此釋所以在他邦之由也行仕出游爲一事辟仇爲一事若猶及也見王尚書經傳釋詞行仕出游謂因行道求仕而出游如孔子周流列國是也辟仇謂若周禮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是也吳氏廷華補被放者一層謂若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衡是也又云在他邦不必同行或先後相值亦是耳此駁賈疏之說也案在他邦亦容有同行者亦容有先後相值者二說相兼乃備云不及知父母父母卒而其子尚小故不及知也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疏）正義曰傳何如一問是問加一等者爲何如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疏）正義曰傳何如一問是問加一等也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者大功之服本重不可再加兄弟又爲昆弟之通稱若不明其爲何等兄弟恐人疑期服大功之親亦加也經記言兄弟者多矣獨於此發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明專指此節而言不可泥此傳以解他處之兄弟也云大功已上

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此明大功以上不必加之義也蓋此兄弟是疏遠者故在他邦加一等若大功以上則本是親屬服稱其情無庸復加也又大功以上有同財其居之義其人幼小而父母卒則固當撫育之以其爲義所當然不必加服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以爲免如冠狀廣一寸義互詳彼注氏琬云宋儒程氏大昌嘗辨袒免謂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頂交額而卻繞於紒以冠名之也程氏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之意也禮禿者不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則曰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絰莫得而記予則曰衰絰文有之矣小記斬衰括髮以麻而不止於不冠矣程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用布即免之制也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審矣有免而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喪也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也華氏學泉云袒者去衣也喪禮凡踊先袒將袒先免故喪是也華氏學泉云袒成踊之又曰袒而踊之又曰袒而踊也冠者不袒故爲免以代之是免以袒也又有事則袒故飯含主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凡斂者袒大斂主人及親者袒於事便也大斂之前主人及緦麻皆免既殯緦小功不免也虞卒哭則免之故當事而袒免者五服之所同也但五世親盡宜袒則袒宜免則免事畢則除之而無服耳今案汪氏辨免之制甚精萃氏說袒之義亦詳并錄之云已猶止也者已止解詩毛傳亦云已止也云歸有主則

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而疏外尤可哀憐故加一等而爲之袒免以示其情歸於其國則復故而如其常服故曰歸則已也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是兄弟雖歸其加服固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疏之殺矣今案大傳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今爲朋友而袒免比於同宗五世之親是加服也○校勘記云注舊說下集釋要義敖氏俱無云字今案嚴本有云字衍文

無親者當爲之主母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者謂在他邦無親屬爲主喪則朋友服之即當爲之主也既爲之主則不當著冠故代之以免此釋禮遇禮節有當袒時亦必袒袒則不免冠之由也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

止也者以朋友在他邦無爲之主故祖免歸有主則不祖免也又云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此鄭推出一義蓋據小記朋友虞祔之文故卽引以爲證也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彼注云謂夙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案主人之喪再祭謂練祥言主幼少而大功之親爲之主喪則祔而已既云虞祔矣則歸而其子尙幼無近親爲之主喪者但虞亦必爲之主是未止也褚氏云注言爲之喪主更補記未備今案注言歸猶未止亦備記所未備也

朋友麻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弁絰皮弁加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以緦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大夫亦以卿大夫士弔服布上素下裳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裳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疏〕正義曰賈疏云上文據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爲委貌〔疏〕弔服麻絰帶而已孔氏穎達云麻謂絰與帶皆用麻皖

葬除之朱子云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也案禮言朋友麻而不言師服者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今案弔服加麻師與朋友同見檀弓注而其異於朋友者心喪三年出行亦經檀弓曰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是也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者謂朋友雖非親屬而有同道之恩故於其歿也相爲之服論語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有同道之恩也知用緦之經帶者以五服唯緦最輕也引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者證朋友服麻絰之事也彼注云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是也云居則經出則否者對上孔子之喪皆經而出言也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曰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所弔者朋友是知朋友之喪而不言衰則不別制衰但用弔服而加麻絰帶耑可知故云其服弔服也云凡弔當事則弁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鄭注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孔疏曰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

一股纏繞也云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者據司服言也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者司服文彼注云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緦之言擬也擬於吉布也蓋自三升以至十二升之吉布擬疑十四升衰玄謂疑言擬以十四升布擬於十五升吉布也蓋自三升以至十二疑之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若用十三升則嫌爲凶服十二升之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義甚明敖氏謂取疑似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下記曰大夫弔于命婦者案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禮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賓亦弁絰是鄭義所本惟司服王三袞其首服皆弁絰諸侯有弁絰皮弁之異故云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鄭注服問云不當事則皮弁與此注義同注司服云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與此注義異喪服小記孔疏申之謂皮弁錫衰有二義一則弔異國臣皮弁自弔己臣弁絰一則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至當事乃弁絰也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者大夫以上無緦服士有緦服故弔服不以緦衰而以疑衰也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緦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者此鄭引論語曰

語以破舊說也引羔裘玄冠而併引緦衣羔裘者以緦衣用布而素裳與玄冠皆是朝服不以弔也司服注亦引舊說而破之云然則二者皆有似也者賈疏云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又布上素下之說是矣其引檀弓爲證恐非鄭云皆有似也江氏筠云素下之義朝服所以云似者以其布十五升而疑衰則十四升相近故也云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者謂士之弔服實用疑衰其當事弁絰不當事則皮弁亦與卿大夫同惟諸侯是辟諸侯也司服注亦云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敖氏謂士當事素冠則庶人用何冠以弔乎敖說非也云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者謂此朋友麻即用疑衰素裳而加麻也云庶人不齊弁弔服素冠委貌者謂庶人無爵弁故不用弁絰而素冠委貌也注不言其服蓋亦疑衰素裳可知賈此疏以爲白布深衣案深衣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司服疏謂庶人弔服亦疑衰素裳與士同而冠異其說得之餘詳下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下惟其有以成我而已既友之而賴其成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爲之服故是記雖主大夫以下友之服也敖氏謂國君不相弔未必有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爲友邦遞哭之無殊於相弔歟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敖氏形云朋友不必其齊之同也下沈氏彤云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爲友邦遞哭之無殊於相弔歟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絰是也遞哭而服弔服

見檀弓疏卽國君朋友之服也今案沈說是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疏正義曰臣從君服已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矣此記見不杖期章爲君之公士大夫稱君義已見前斬衰章兄弟服者指小功以下言之義詳下天子諸侯之臣重服從輕服不從此室老家臣卽兄弟服亦從服是與天子諸侯之臣異故特記之降一等者如君服小功室老則服緦也言室老不言邑宰貫疏謂邑宰遠臣不從服室老近臣故從君服義或然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正義曰兄弟之服也是其確證晉成粲排棄經傳苟樹己說誠然賈疏云明云夫之所爲兄弟服不云夫之兄弟則兄弟指服言不指人言明矣庾蔚之謂蔣濟成粲據此記以爲嫂叔有服不知記妻從夫服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沈氏彤云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此條是總括之辭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緦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緦妻皆降而無服竝包含於其中矣江氏筠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爲

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爲不服者明之也蓋小功降一等則緦緦降一等則無服矣今案沈說江說是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疏正義曰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者以與尊者爲一體於所生母止服緦故於生母之黨無服也邦人猶言眾人言庶子若不爲後則爲其母黨服與眾人同也盛氏云不言從母昆弟舅之子者舉其重者而輕者可知不爲後如邦人據士禮而言也若公子大夫之庶子爲尊者所厭雖不爲後於其母且不得伸三年於母黨之服亦不得伸也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疏正義曰賈疏云宗子謂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收屬者也孤爲殤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也徐氏乾

學云大功衰小功衰者蓋成人宗子爲族人服之用齊衰今宗子而殤則服當降一等宗子服止三月無可得而降故不降其月數但降其衰制不用齊衰而用大功之衰小功之衰也期仍三月服之常也衣用功衰服之變也今案皆三月者謂三月而除之親則月算如邦人者謂親則月數與衆人同各隨其親服之不皆三月也　注云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者以記言孤明對不孤者而言不孤則其父尚在族人爲其父服不爲其子服與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義同也云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者此鄭申言宗子有不孤之義也或父有廢疾不能主宗事而子代之是皆有父在不孤也云孤爲殤長殤中殤之服亦中從上長殤中殤則用大功衰下殤則用小功衰期服皆如大功小功之殤服而月數則三也雖下殤不用緦麻者重宗子也云謂與宗子疎遠本無服者也絕屬卽大傳所云親屬竭矣也云親謂在五屬之內者指本有服者言也云算月者皆在五屬之外與宗子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者謂有期之親者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者謂小功之親本五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也云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者謂緦麻之親本三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無受服殤無可降亦服三月是皆與絕屬者同也徐氏乾學疑注大功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爲八月不知鄭注所謂九月五月者連齊衰三月計之此與大功章言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文法一例徐氏蓋未之思也

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必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必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疏〉正義曰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奔也吳氏紱云改葬緦自天子至於士一也大夫以上無緦服此其緬邈故也李氏云言舉服之下者以上無緦服此有之者非常服禮窮則同耳今案改葬與過時而葬者異孔叢子衞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既除何有焉汪氏琬云或問過時而葬宜除喪者不除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三年之喪未葬不變服除何服曰禮久而不葬主喪者不除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

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則過時而葬主喪者宜仍服斬衰矣注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改葬失尸柩也者案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改葬非出於得已惟墳墓崩壞將改葬失尸柩不能不改葬故禮爲制改葬之服也呂氏春秋曰管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其以他故崩壞之事韓氏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又云及葬而禮不備者若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敖氏云如晉惠公改葬共世子之類故鄭不及之也云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故云改葬也云其奠如大斂者奠所以依神既放設之如葬時也者謂棺柩及凡送葬之物有毀敗者皆改之如大斂奠也云從廟之廟者敖氏云注言墳見尸柩必有奠其設之如朝祖而云從廟之廟者案改葬未必朝祖禮宜同也者以徵改葬之奠當如大斂奠故鄭氏以此者以徵改葬之奠宜與之同也吳徐整問射慈云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荅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亾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豚天子大牢諸侯少牢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者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

也無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今案鄭氏言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係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又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氏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亦言之不當惟言緦也其說是矣云必三月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必三月爲異王注亦謂不待三月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今案馬注後儒多從鄭說趙商荅陳檢問謂當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賀氏循云鄭云三月者以親覩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庾氏蔚之云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亾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則當如鄭氏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設故也韓氏愈云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朱子云禮宜從厚從鄭可也

童子唯當室緦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疏正義曰李氏云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也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言童子不杖者不免當室則免而杖乃有緦服也注云童子未冠之稱也者古者二十而冠十九以下爲童子也馬氏云童子未成人也褚記疏引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年十五以上其意蓋以十五以下即未能當室也云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不爲父後則自有任家事之人不必以童子當之也惟其無父無兄而以身主家事則不能無與族人往來晉接之時故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也鄭注問喪云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此注雖不言無父兄義當與彼同若有父兄則不得云爲家主矣敖氏謂童子當室有父在者非也云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者言於族人有緦麻之親者雖年稚恩義未至然既與之爲禮不可以無服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疏正義曰記言唯當室緦則不當功之服亦無也蓋童子不當室雖無緦服而傳言之者嫌期則仍服之故褚記曰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謂服期功以上之服也然當室則於族人有緦服而於期親以上之服亦必備此五事亦以未成人寬之不責其備禮

五者故曰當室則杖言杖則五禮皆備可知矣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女君有以尊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疏正義曰妾包諸侯之妾與大夫士之妾言凡者總其父母知諸侯之妾亦同也妾言不杖期章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與衆人同注云嫌厭降之與衆人同者君與女君所厭降實則不厭也天子之妾當不服之如邦人者謂君之黨嫌不自服其黨故記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妾爲私親疑爲厭故服同邦人常法如女子子適人而服女君之黨嫌不自服其黨故記明之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者案兄弟之服所該甚廣此云私兄弟明指妾本族之親言故鄭云目其族親也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者以記但云妾爲私兄弟則是女君有以尊不同而降其兄弟旁親之服者如士之女爲大夫妻之類是也云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者妾爲父母已見經不杖期章此記言私兄弟明指昆弟旁親言之大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子婦人有歸宗之義故不降衆所降者降之而服期也此記既云如邦人則降之衆所不降者亦不敢降故鄭申言之也此注當

以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作一句讀宗子卽指爲父後者李氏云如鄭義則繼禰之宗子嫁者亦不敢以尊降也射慈譏周賀循以爲大宗子亦不降案齊衰三月章婦人爲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嫁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今案李說是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命婦外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疏正義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外也弔於大夫大夫外也者鄭恐人以弔於命婦爲命婦夫外而大夫往弔弔於大夫爲大夫外而命婦往弔故云然則弔於命婦爲命婦外而弔其夫也弔於大夫爲大夫外而弔其妻也江氏筠云汪鈍翁未究注義耳秦氏蕙田云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弔以命婦弔大夫外而命婦往弔其妻以與其妻相知故也何嫌於弔乎注引小記者證錫衰爲弔服也引服問者證大夫相弔用錫衰也敖氏云服問以錫衰爲大夫相爲之服則命婦相弔亦錫衰矣盛氏云此本與外者無服故但服弔服而已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不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

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正義曰敖氏云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以傳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其據此記未誤之文歟沈氏形云傳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總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爲滑易恐上詳下略亦非言之序敖誤也校勘記云案錫者滑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有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有事其布之有若但云麻之滑易則麻自滑易不見有事卽有事之意敖言先鄭作滑易殊屬傳會○錫者何也以錫在五服外故問也荅云麻之有錫者見錫亦以麻爲之也十五升抽其半與總同詳總麻章傳下但總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則無事其縷有事事其布之謂斬衰章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灰錫也卽此有事其布之謂之有事也總衰云有事其縷蓋亦然則不加灰雖鍛不可謂之錫加灰治之放氏云錫不治縷不如總之細然弔服不可以無所事既不治縷則當治布也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加灰治之放氏云錫不治縷則其縷不如總之細然弔服不可以無所事既不治縷則當治布也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謂之錫○校勘記云注錫者不治其縷錫上徐本楊氏俱有不字前總麻三月者傳疏引此注唯聶氏無不字各本俱有哀在外也徐本無也字亦與總麻疏合雖當事徐陳集釋俱作雖毛本雖作唯重修監本誤作惟皮弁錫衰而已徐本無弁字張氏曰監本云皮弁錫衰從監本則如朋友服下徐本集釋俱有矣字今案錫上有不字非也皮下無弁字亦非餘

俱從徐本　云錫者不治其縷衰枉內也總者不治其布衰
枉外者鄭注周禮司服同褚氏云衰枉內衰枉外指所衰之
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云君及卿大夫弔
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賈疏云士輕無服弁絰之禮有
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
士疑衰同姓之士總衰而已今又言士與大夫同錫衰者此與士
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沈氏彤以注雖
字本作唯賈出注語作雖非是而沈說辨析極細故並附錄於此以待後人考正云士之
主皮弁而言故作雖通解續及楊圖竝從賈但此注本因錫
衰而及之主皮弁言者誤也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不當
事則皮弁疑衰也此與文同而意異彼經云君若有賜焉明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故
文王世子注不相違與士喪禮注則
故得與大夫同錫衰此注但云弔士未見有師友之恩故唯
當事錫衰而已蓋諸侯爲卿大夫常錫衰爲士唯當事錫衰
爲士有師友之恩者亦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
此云當事錫衰專謂將葬啟殯之時若大斂與殯則主人未
衰弔者亦安得而衰哉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士其
冠不與君同蓋當事弁絰
是而沈說辨析極細故並附錄於此以待後人考正云士之
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
相弔吉笄無首素總者因記言命婦弔錫衰而未言首服故
特明之云凡者謂卿大夫妻與士妻也鄭注檀弓亦云婦人

弔皆吉笄無首素總孔疏以爲大戴禮文李氏云婦人笄總
相將男子弔服素冠故婦人素總爲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
故弔服吉笄無首也○凡弔服鄭注弁絰者周禮司服曰
凡弔事弁絰服鄭注君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
弁絰鄭注君爲臣服弔服也此天子之弔服也禮記喪服小
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
亦如之當事則弁絰鄭注不當事則皮弁又鄭注文王世子
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弘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
絰於士葢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又鄭注司服云諸侯亦
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
耳又云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又鄭注上朋友
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
麻云諸侯亦以錫衰爲弔卿大夫之文而首
也以小記及服問考之諸侯惟有錫衰弔卿大夫之文而首
服有皮弁弁絰二者據服問云當事則弁絰不當事自皮弁
也鄭氏以天子皆弁絰而變其冠爲皮弁辟
天子又謂諸侯於已國之臣弁絰於他國之臣皮弁其諸侯
弔士之服經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注謂同姓之士總衰
異姓之士疑衰於此注云君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
當事不弁絰以別於弔已國卿大夫也但其服云錫衰不云主人
疑衰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冠衣君至注云主人
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皆與文王世子注異孔賈二疏以士於

君有師友之恩故錫衰糝之詳士喪禮君若有賜焉下經惟言諸侯錫衰據鄭注則三衰俱有孔賈申之以司服云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諸侯之弔服也此記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于大夫錫衰禮喪服小記謂大夫相爲亦如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又曰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襍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嬪亦弁絰鄭注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又鄭注朋友麻云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服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案大夫弁絰于大夫之於大夫弁絰已見襍記及小記則此注始爲大夫於士言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者不弁絰則無朋友之恩亦弁絰則此注云卿大夫士有朋友麻注云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此卿大夫之弔服也上朋友麻注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云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則如卿大夫之弔服疑衰素裳此注云士之相弔則以素辟諸侯士弔服疑衰素裳注司服云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案士弔當事弁絰則不當事亦皮弁上注所謂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也此士之弔服也又朋友麻注云庶人不齊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檀弓疏謂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冠素委貌疑衰素裳與士服同則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似孔疏前說及

司服疏爲是矣此庶人弔服也此記云命婦弔錫衰鄭注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云禮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此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疑衰與此婦人弔服見於經注而可考者如此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言以髽則髽有（疏）正義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與婦爲舅姑其服皆期已明矣（舊解）有首以髽異於斬衰三年者之箭笄而髽此笄首服故記明之惡笄有首以髽異於斬衰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下盛氏云惡笄有首差飾也然則箭笄無首明矣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子謂女子子也初喪亦惡笄有首以髽至卒哭後或有事歸於夫家則易吉笄而折其首以著之敖氏云以笄者著笄之稱也以笄則不復髽矣布總兼子與婦言之盛氏云此不專爲女子子發乃言於子折笄首之下者爲女子子之耳今案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餘詳斬衰章布總經及傳下○舊解有欲終言笄制而後及之耳今案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餘詳斬衰章布總經及傳下○舊解有鄭注云髽無笄故鄭辨之李氏云髽蓋榛以爲笄髽笄之文相連亦髽于室及既夕所云髽者是二種一爲去笄之髽士喪禮婦人髽于室及既夕所云髽者是也一爲著笄之髽此記所言及斬衰章箭髽是也以共可去笄故髽得與免相對又以其可著笄故免僅施之當事而髽得

用於平時也今案鄭言髽有著笄者則固有不著笄者江說是也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之也

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쵳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疏〕正義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疏〕正義曰傳恐人疑箭笄亦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以別之而卽申言之曰惡笄者櫛笄也明非箭笄敖氏因傳云笄有首而疑記文惡字爲衍非又記但云折笄首傳恐人疑爲折惡笄之首故云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又云吉笄者象笄也言吉笄以象骨爲之據周禮弁師天子諸侯皆玉笄王后夫人當亦同此象笄蓋謂大夫妻以下也吉笄尺二寸惡笄長尺亦見斬衰章傳下記初言女子子及婦之笄髽後乃獨言子折笄首而不及婦故傳發問以明之也○校勘記云注惡之大事畢閩監葛本惡二字徐本集釋俱在折其首者上今本在爲其大飾也下通解無盧云案其語意似今本爲是若不先言折其首則所謂變者何指賈疏順文爲釋與今本合今案變其尊謂變惡笄而吉笄非指折其首言也詳賈疏是上下牽連總解而其述注則於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之後卽述吉笄尊云云明不與今本同盧說非仍從徐本　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者蓋見檀弓有榛以爲笄之文而兩解之也賈疏據玉藻櫛用櫛櫛謂櫛木爲笄故鄭云以櫛之木爲之故鄭疑卽檀弓之榛蓋聲相近而轉爲櫛耳經義述聞云此傳之櫛本不得謂之櫛抹所用之櫛亦有下文之象笄且櫛木爲笄則直稱櫛笄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云櫛笄乎蓋櫛當讀爲卽卽柞木也柞木麤惡故以爲惡笄爾雅曰櫬采薪采薪卽薪舍人曰櫬名采薪又名卽薪樊光曰荊州柞木曰采木是采薪卽薪皆柞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卽韓子五蠹篇之今案賈疏之說未的當從述聞爲正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者惠氏棟云鄭以摘頭解笄首笄之首猶摘之頭漢之髽尺爲髻今案鄭解有首在櫛笄之後是指吉笄之首言之故以漢時刻鏤摘頭況之也云卒哭而쵳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者蓋葬畢而虞虞而卒哭是쵳之大事畢也쵳大記曰婦人쵳父母旣練而歸彼注云歸謂歸夫家也但旣練而歸是正法卒哭後容有事而歸以其쵳之大事已畢故亦可權許之也云而著吉笄者蓋歸夫家不可純凶笄在首爲尊而首服尤以吉笄爲尊

若仍惡笄不變則恐舅姑以爲嫌故易惡笄而著吉笄變其尊者是婦人事人之義也若布總之屬則不變之矣云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者以亦不可純吉也云據在夫家宦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以歸於夫家宦言婦而仍稱子者以子是對父母之稱是欲終守子道不忘父母之恩也敖氏云終喪也言婦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也今案敖說與鄭異鄭以傳不言婦之婦仍指女子子言終之爲終子道其說似迂曲不若敖以婦卽記婦爲舅姑之婦終之爲終喪之順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其證也後儒若張氏爾岐沈氏彤江氏筠盧氏文弨皆以敖義爲長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疏〕正義曰妾爲女君已見不杖期章此記其首服也妾爲夫則箭笄見斬衰章賈疏云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爲長子亦三年李氏云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故其首服同其爲君之長子雖與女君同三年而情本輕故從齊衰之首服亦惡笄有首布總也敖氏云笄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髽也或曰不言髽省文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

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疏〕正義曰自此至袪尺二寸記喪服衰裳之制及尺寸之數也五服皆同也唯斬衰不緝其邊齊衰以下則緝之爲異耳李氏云外削幅者削布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幅向內也幅三袧者據裳而言敖氏云衰外削幅者所以別於吉服之制亦如喪冠外畢之類裳幅不變者衣重而裳輕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名衣重而裳輕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爲廣長當心者之正名而上衣亦通名衰故以衰與裳對言也注云削猶殺也者廣雅釋詁削與殺皆訓減殺故鄭以殺釋之謂減殺其幅之邊也高誘注淮南亦云削殺也江氏永云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殺字與此義異彼殺謂斜裁此削謂摺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然則衰外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外也裳內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內也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者謂大古時冠衣皆以白布爲之士冠禮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大古唐虞以上是也先知爲上謂衣也後知爲下謂裳也初時唯知便體故外殺其幅後稍知飾觀故內殺其幅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者言大古時吉凶皆用此服後世聖人更定服制乃專以此爲喪服也云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者莊子云形之與形亦辟矣釋文辟相著也然則辟兩側者謂以兩側相著合則其中央自空也云祭服朝服

辟積無數者朝祭之服謂六冕爵弁皮弁朝服玄端之屬辟積
即衿也朝祭之裳每幅辟積無數此裳則限以三辟積亦其與
吉服異者也云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者謂祭服朝服褻服之
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故云凡此即論語所謂帷裳也賈疏云前
爲陽後爲陰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案帷裳之必須辟積者以其
前三後四其七幅每幅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爲縫仍存二
尺七幅共十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太寬與身不相附但人
身有廣狹不同故辟積不定其數褻服之裳雖限以三辟積而
亦不言其寸數多寡也至深衣長衣之等連衣裳爲之制十二
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
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
寬頭二尺此四幅皆以狹頭向上覓頭向下連屬於裳之兩旁
別名爲衽玉藻云衽當旁是也論語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
此今案深衣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故下廣上狹要閒不須辟積也

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謂斬
內削幅者五服所同但五服之衰與裳有齊者有不齊者故云
若齊也齊謂緝其邊也不本據裳言之曲禮去齊尺玉藻足如履齊鄭注皆云齊裳下緝
也論語攝齊升堂皇疏亦云齊裳下縫故先言裳也 注云齊

緝也者據齊衰三年章傳也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謂斬
衰不緝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四者皆緝故云一斬四緝也云緝
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緝裳者則先轉其邊於內緝衰者則先轉其邊於外而後施鍼
功也此內外與削幅之內外同者亦所以別於吉服上外削內
削指布幅兩畔之邊言故言幅此則指衰裳竟體之邊言故不
言幅
也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疏〕正義曰負亦名負
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注敖氏引
孔子式負版者爲據江氏筠云論語此文承凶服者式之之下
敖豈謂所式凶服之獨此郊葢祇見字面同而喜爲牽合與衣
帶下尺句解作經帶之帶同一謬耳 注云負在背上者賈疏
云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坐放之以在背上故
得負名云適辟領也者適一名辟領詳下云負出於辟領外旁
一寸者據下辟領竝隅中總尺六寸負之兩旁各出辟領一寸
則尺八寸也此言其廣也
長敖氏以爲比於衰或然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 注云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隅中八寸也兩之
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
者可知也〔疏〕正義曰適在兩肩博四寸者指一邊之適言之出於衰
知也者則合適之兩相并隅中言之也 注云博廣也者上

言負廣出於適寸此言適博四寸出於衰所云出者據橫闊而言鄭恐人疑博與廣有異故釋之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者李氏云衣領當項處左右各開四寸向外辟廒之是爲辟領所開處則闊中也辟領與闊中每旁合爲八寸通左右計之則尺六寸闊中或作闕中謂闕去中央以安項也今案下衣二尺外六寸闊中或作闕中謂闕去中央以安項也今案下衣二尺有二寸注加辟領八寸李氏亦云辟領賈氏作闕中以文義詳之此注似作闕是也吳氏廷華云衣當領處縱橫各翦入四寸以所翦各反摺向外覆於肩謂之適亦曰辟領其中空者爲闊中合左右前後方八寸適亦如之今案據吳氏之說以爲適方八寸則每旁覆於肩者縱有八寸而橫闊止四寸合兩旁八寸并闊中爲尺六寸也敖氏以爲當項之處縱廣四寸而橫之闊狹不定則與方領之制殊矣似未可從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者衰在胸前以兩肩辟領望之出衰外也者以衰止四寸而辟領兩旁有尺六寸則其出於衰外可知故不必著其寸數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 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疏注云廣袤當心也者袤長也言其上下左右適當心之處也衰當心是前有衰也負在背上是後有負版也適在兩肩是左右有辟領也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言衰與負版辟領設於前後左右皆以表其哀戚之心是無所不在也李氏云衰表其哀摧之心負言其悲哀適言主於念親不及他事今案黃氏榦楊氏復據注言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謂凡凶服不在外皆不用敖氏則謂凡凶服不在謂哀負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此若負版則惟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先大父云衰是綴於小功衰緦衰錫衰疑衰皆指上衣言之非謂此長六寸博四寸當心之名而凶服弔服無不有衰其辟領亦當同之之衰也當以黃楊之說爲正褚氏云邱氏濬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上衣亦通名衰故經記每言大功衰之謂必如是衰乃當心非也

衣帶下尺 衣帶下尺者要上際也 疏正義曰五服皆言衰裳鄭注斬衰章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是通謂上衣爲衰也此承上衰長六寸博四寸之文則舉其實而言曰衣謂上衣也帶謂當上際也 疏注帶絞帶固誤卽因注言要而以衣帶下尺爲衣要亦非裳有謂當帶之閒故鄭以要釋之或以帶爲言要而以衣帶下尺爲衣要亦非裳有要而衣無要也云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者此廣尺謂縱廣一尺故賈疏據上下闕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足以掩裳上際也吳氏廷華云帶者腰閒當帶之處衣長二尺二寸不過及有麤細取足爲限也又云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裳兩相下際也吳氏廷華云帶者腰閒當帶之處衣長二尺二寸不過及要與裳相接每不能掩故於當帶處以布綴之垂下長尺以掩裳際也今案裳際最明晰

衽二尺有五寸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 疏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正義曰玉藻云衽當旁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聯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永云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鄭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爾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衽上令縫之狹頭衽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深衣之衽也今案江氏言衽制特詳故備錄于此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者謂裳兩旁之際本不連合故制爲此衽以掩之云二尺五寸此衽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曰紳長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者戴氏震校集釋云燕尾一尺五寸各本訛作二尺五寸據三尺五寸之布裁成兩衽上下各廣正一尺中一尺五寸爲衽今改正校勘記云諸本皆誤唯敖氏作燕尾其二尺五寸通正與燕尾一尺五寸不誤今案三尺五寸之布除去正斜裁之爲兩燕尾各得一尺五寸合正一尺者二仍一尺五寸斜裁之爲兩燕尾各得一尺五寸合正一尺爲二尺五寸成上寬下狹之形以其寬頭綴之於衣自上垂下如燕尾然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者此也左傳魯昭公比

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即此衽賈疏云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故鄭上斬衰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幅謂不削疏正義曰袂袖也此記屬字之義與連同說文屬連也云連幅謂不削者李氏云布幅寸爲縫此袂則全幅用之屬也注云屬猶連也者言敖氏云袂屬幅而不削是繚之長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詘之及肘

注云屬猶連也者言之於衣欲其與袂中縱橫正方也

袂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加辟領八寸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辟領李氏曰辟領賈氏作闕中今案此計用布之數當作辟領爲是今本作闕中則又因闕中而誤也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者賈疏云上云袂據從身向袪而言此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李氏云袂中謂袂自上向掖下之廣狹也中人之肘尺二寸袂可以回肘故袂中二尺二寸左右袂中與身參齊故舉衣之尺寸以見袂中也布幅二尺二寸以其正方故謂之端衰禫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無等者自天子達於庶

人也王氏廷相云此言衣者目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也今案深衣云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彼注云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與此言袂中義同說文肘臂節也肱臂上也二者相近故深衣言肘而注以肱言之義亦同也云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計衣身用多少之數未計及袂袪及負衽之等也賈疏云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倍之爲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褚氏云倍二尺二寸爲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合左右兩邊言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寸故注曰而又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又倍之句專指加於闊中者言說太新而鑿

袪尺二寸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拱上右手〔疏〕正義曰馬氏云袪袂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言深衣之制亦曰袪尺二寸鄭注袪袂口也袂即袖也馬云尺二寸足以容拱手而鄭云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者以拱時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左是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也李氏云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圜裁之至袂口而狹止闊尺二寸深衣曰袂圜以應規是也褚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侈袂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二尺二寸亦謂圜殺一尺如深衣之袪也此衣與袪衽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之耳萬氏斯同云袪尺二寸者謂於二尺二寸之袂縫其下一尺而其上一尺二寸不縫也故袪謂之袖口乃通稱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則失之遠矣今案通典與謂繼袂之末非萬說亦非當以圜殺之說爲是褚記所云其衰侈袂者大夫以上之弔服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疏〕正義曰自此至篇末言斬衰齊衰及大功之受服并言繐衰衰冠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疏〕義曰升數也以經各章俱未明言故特記之案斬衰章傳云衰三升冠六升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即此記云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也唯此記并言三升有半之衰冠七升之布爲既葬後受衰之布爲異耳以其冠爲受者謂以初喪成服時冠六升之布爲既葬後受冠之布後受衰之布受冠七升者謂以七升之布爲既葬後受冠之布也黃氏榦云案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服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衰禫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

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斬衰章賈疏云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間傳小祥練冠孔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煖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之變服以此得名受益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捨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煖煉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縫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衰心之遽捨也此說則與先儒異當考今案父母之喪其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終喪服之橫渠之說是也詳篇首斬衰故明之云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者三升爲斬衰義服不知臣之爲君當與子爲父同戴氏震以三升有半之衰專爲公士大夫之臣服其君較舊說爲長詳前斬衰章云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者閒傳曰齊衰四升五升六升今以六升布爲冠是齊衰之下也云斬衰正服

變而受之此服也者謂斬衰初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變而服衰六升冠七升也云三升三升半者謂衰有三升三升半之分而冠同六升受冠同七升以斬服所以服至尊不得過爲差別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衰既稍差冠自不必再差是少差也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疏）正義曰以其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故特舉爲母之服言之舉重以見其餘也八升者謂既葬後以初喪成服時之冠七升布爲衰更以八升布爲冠也　注云言受以大功之上也者謂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今既葬受以七升之母服也者謂傳曰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是爲母服也褚氏云爲母雖有期與三年之別而衰四升冠七升則同其說是也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者此因記末言而注申之亦以其冠爲受謂既葬後亦以初喪成服時之冠主於父母者謂齊衰有正服義服而記不悉著之以制服主於父母故特舉爲母之服言之舉重以見其餘也

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

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疏〕正義曰此記總衰及冠之升數也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經〕云既葬除之則無受也李氏云齊衰五升者冠八升總衰雖四升有半而縷則細故冠與之同注云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也者本上經文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此總衰四升有半是在齊衰之中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縷與小功同而減其升數與小功異也吳氏廷華云經總衰在大功後者以喪期爲次也此在大功前者以升數爲次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冠皆十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皆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疏〕正義曰閒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彼注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者以此但云齊衰四升而彼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是較此記多二等此記但云大功八

升若九升而彼兼言七升此記但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而彼兼言十二升是較此記多一等故彼注以閒傳是極列衣服之差與此記主於受服言者異也經傳釋詞曰若猶及也與也吳氏廷華疑義云此記大功不言七升者蓋因上齊衰受衰七升明爲大功之衰故與小功不言十二升皆蓋爲省文也江氏筠云不言七升者以與下小功二等相配蓋記人固不悉數備見觀上齊衰闕二等可明也此與大功章傳俱不言十二升者當以其止爲受冠之所用而衣不及之耳今案吳氏省文之說未的江說與注略近　注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謂以小功二等爲大功受服之差也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者敖氏云注謂記者於小功是主於受服故於大功亦但言十升若九升以當之而不必言七升是欲其文相值若謂七升者亦受十升而并言之則大功三而小功二其文不相值也鄭意蓋如此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冠皆十升之布爲衰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者謂降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亦以冠十一升之布爲衰鄭言此者以大功三等故不及十二升也敖氏云此齊衰以至小功服各有三等自大功以上皆有受服受冠其受服當下於本服三等故斬衰受以齊衰之下齊衰三等受以大功三等各如其次焉大功之上亦受小功之上皆校三等也以例言

之大功之中當受以小功之下而乃不然中者亦受以小功之上下者則受以小功之中此校二等此非有他故蓋欲以小功之下十二升者爲大功義服之受冠而然也大功受冠亦多於受布一等云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者斬衰既葬以冠六升布爲受是受以齊衰之下也大功正服亦受以冠十升之布而不受以小功之下是受之以正也所以然者斬衰本重故受服降三等輕之以抑其哀情大功正義服本輕故受服但差二等使之從禮而不至於不及聖人制禮之意如是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緦麻無受也者謂小功降服正服義服三者皆以故哀就葛終五月之期而無受服以及緦麻三月亦無受故記均不言之者謂大功有受服而此亦不言之也云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衰故此但列其升數之差而已鄭言此者以終明此條主爲受服而記之意也

附考五服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五服用布升數詳於禮記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分屬之則傳記無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於疏內極論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牴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氏榦有服例信齋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別三者之服而亦互有同異良由傳記但言

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於訂證也近盛氏世佐撰儀禮集編更定服圖江氏筠撰讀儀禮私記著降正義服考定其說俱有合有不合而江氏較爲細密今參稽各家竝下己意別爲圖說於後

衰冠升數圖說

斬衰　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義服衰三升有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以上衰冠及受衰受冠升數皆本此篇記文以三升半爲義服出鄭氏注諸家悉仍之又裳與衰同如衰三升者裳亦三升衰三升有半者裳亦三升有半後放此

齊衰三年服　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　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

此升數亦本此篇記文鄭氏注云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

服之首主於父母是鄭以此衰四升冠七升爲爲母服也不言父卒者蓋父在爲母雖降三年爲期而衰冠升數則同故鄭首解之曰爲母服而下卽言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明此五升六升者不以服母也賈於篇首疏云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於此記斬衰三升疏云齊衰之降服四升是降正之名自相岐異也黃例楊圖皆以爲降服蓋因鄭明言正服五升故不得以此四升爲正服而又明知降字未安乃爲之說曰此降服乃降斬衰而爲齊衰也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曰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服之正也既得伸三年矣不可爲降姜氏兆錫亦駁降斬衰爲齊衰之說今案以三年之衰冠爲降服者固非而以爲正服亦未的凡言正者對降與義之名此齊衰三年章無

降服義服則亦不必言正但云齊衰三年服以別之可矣鄭注止云爲母服而不言正降者以爲正則降三年而杖期者亦同衰四升冠七升以爲降則此三年者實非降服故空其文今之稱齊衰三年服者本鄭義也

齊衰杖期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冠十升

賈氏疏衰期傳疏標列降正義衰冠升數及受衰受冠升數如此蓋本此記鄭注分別四升五升六升三等服之文也乃篇首疏又云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特與鄭義違戾且與疏衰期傳疏亦不合矣後儒多糾其誤黃例不分齊衰三年及杖期不杖期而統標降服正服

義服殊混楊圖杖期止有降服正服無義服江氏仍之亦非也
盛氏更定圖以降服衰四升正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冠皆七
升受衰亦皆七升受冠皆八升下不杖期章更定降正義衰冠
升數俱亦同此不知何據云然斷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　降服同上　正服同上　義服同上

此不杖期亦當有三等之服賈疏於不杖章祖父母下云此章
有降有正有義是也篇首疏又云不杖期但有正義二等故黃
氏譏其自相牴牾也楊圖亦有降正義三等江氏仍之

齊衰三月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無受　義服衰六升冠九
升無受

賈疏謂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黃例楊圖仍之李氏如圭
云曾祖父母不當爲義服亦宜衰五升冠八升其說是也今增

正服或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與祖父母服同乎曰此所謂
禮窮則同也然祖父母期曾祖父母三月服雖同而月已減矣
且鄭注曾祖父母條特云重其衰麻可證也

殤大功九月七月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

大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也此殤大功則有
降服而無正服義服楊氏云殤大功九條皆降服是也賈篇首
疏云殤大功有降有義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
一升黃例因增義服江氏仍之盛氏從楊圖今案鄭注明云服
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此殤服皆是降服則不得別爲義服九
升明矣蓋降而在大功者其服本非大功因降在此當重於正
服義服故殤大功在大功前殤小功在小功前以其有齊斬之

服降在此也賈疏謂有義服由未理會鄭注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一語耳

大功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正服衰八升冠同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

此降正義三等既葬皆以其冠爲受亦本此記鄭注也賈氏疏衰期傳疏列大功三等服如此黃例楊圖同二家皆云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正服義服二條冠皆校衰二等蓋謂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是冠校衰差三等也以上斬衰齊衰皆然大功正服衰八升冠亦十升大功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是冠校衰止差二等也江氏仍之盛氏則以降正義三等衰雖異而冠同十一升受衰亦皆十一升受冠皆十二升與鄭注違不可從

總衰七月　衰四升有半冠八升既葬除之

總衰鄭注無義服字黃例楊圖同以服止一等無庸區別也賈疏標義服之名盛氏江氏仍之非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無受

殤無正義服辨已見前此記鄭注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一語足爲確據賈疏謂殤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黃例楊圖因此皆有義服之目江仍黃楊盛氏駁之更定爲降服是矣或曰殤大功殤小功服亦止一等何必言降曰成人大功小功皆有降有正有義不言降無以別之且殤爲降服見傳注此定名也

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正服衰十一升抽去半而已則又黃楊所本也盛氏江氏俱同

小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黃例楊圖標列同江氏仍之盛氏更定圖以殤小功降服小功降正義服冠皆十五升抽其半則與疏衰期傳緦麻小功冠其衰也一語顯悖矣不可從

緦麻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其半冠升同無受

此本黃例楊圖賈疏云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

斬衰正服　父者爲其父母　諸侯爲天子　君　父爲長子　妻爲夫　爲人後妾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　子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　布帶繩屨　附傳父卒入義服益因賈氏篇首疏云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氏江氏仍之今案戴氏震金氏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爲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爲其君言其說甚確益褒服經文列諸侯爲天子及君於父後明君父同尊衰冠不得有異也今順經文之次列二者於父爲長子之前而舊說之誤自見詳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下附傳一條黃列入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斬衰義服　黃例楊圖皆以諸侯爲天子君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三條

齊衰三年服　父卒爲母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母爲長子　附記妾爲君之長子　附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黃例楊圖皆以父卒爲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三條爲降服母爲長子及附記一條爲正服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以爲母三條及母爲長子一條皆爲正服以附記一條爲義服謂舊以母爲長子爲正服衰冠升數皆下降服一等案父爲長子既無所降母不應有異故進與爲母者同今案以母爲長子與子爲母衰冠升數同其說是也但齊衰三年服不立降正義之名說已詳前今以正經四條及附二條同列爲三年服焉附小記一條黃列入降服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杖期降服　父在爲母

齊衰杖期正服　妻

齊衰杖期義服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　報

賈疏以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誤辨見前黃例以四條同列入正服而於父在爲母下注云當是降服楊圖盛氏則以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二條亦改父在爲母爲降服是矣而餘三條同入正服猶未當江氏依入降服尤非蓋出母嫁母當與父在爲母衰冠有別子爲母本宜三年因父在而降至期故爲降服若母爲父所出及母嫁而子從皆已自絕於父本可無服子之一則以有親者屬之義一則以有蒼育之義而加服以伸其情何得爲降且不特不得爲降而已凡此皆服之變亦不得云正也當改入義服

爲允

齊衰不杖期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齊衰不杖期正服　祖父母　世父母　叔父母　昆弟　爲衆子　昆弟之子　適孫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不降正　大夫之適子爲妻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姑姊妹報　女子子爲祖父母　大夫之子爲世父叔父母　子子爲昆弟　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母　妻　子　適孫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士者　繼父同居者　爲夫之君　爲君之父妻長子祖父母　爲君之父妻爲女君婦爲舅夫之昆弟之子

以上黃例楊圖略同唯不降之服黃例俱入之正服中而注明不降字於其下楊圖則別爲不降正之目曰降則爲大功唯不降故在正服今從楊圖又適孫一條楊圖入之不降正江氏移於正服內而爲之說曰信齋列適孫於不降正蓋因傳不敢降其適之云也然傳所云不敢降有不可得而泥者蓋必有降之者而後可名爲不降大夫之適子爲妻傳鄭注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則不降之服唯此四者內有之耳此傳云不降者蓋對庶孫以立文猶之母爲長子傳對衆子立文而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初不得謂之不降服又大功章適婦一條傳亦有不降其適之文信齋列之正服則此宜如之明矣今案黃例適孫下無不降二字江說是從之

齊衰三月正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義服　寄公之母妻　寄公爲所寓庶人爲國君爲舊君君
　　舊君之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繼父不同居者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子　不降義　大夫爲宗

舊說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辨見前黃例依經文爲次楊圖分四層以爲曾祖父母者爲首以爲宗子者次之而附記宗子孤爲嫡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一條於下以寄公爲所寓及爲君者又次之以繼父不同居者一條終焉江氏以宗子孤爲嫡一條分附嫡大功小功之後其說曰經文而外勉齋所附入者孫爲祖承重二條及妾爲君之長子一條是也信齋無承重二條而增宗子孤爲嫡一條蓋信齋惟取本經記勉齋兼取子夏傳其幷附小記一條者則以傳故及之耳今竝仍之但信齋以宗子孤爲嫡附於齊衰三月大夫爲宗子之下蓋取其月數同也然此爲嫡服又其衰爲大功小功且所謂月算如邦人者中含九月七月五月之正數則宜析之爲二而各附於其嫡服之末今案宗子孤爲嫡一條本是嫡服不宜附在此章江說是也又江氏於此章別立不降義之目以大夫爲宗子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入焉下章又別立不降降之目說詳後今標目依之而以爲曾祖父母二條入正服更定於右

嫡大功降服　子女子子之長嫡中嫡　叔父之長嫡中嫡
　　姑姊妹之長嫡中嫡　昆弟之長嫡中嫡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嫡中嫡　適昆弟
　　孫之長嫡中嫡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之長殤中殤　不降降　公爲適子之長
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附
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
邦人

以上楊圖不一一開列但總標之曰殤九條皆降服黃例則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條爲義服江氏依之盛氏仍移入降服云案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在不杖期章則爲義服既以殤降在此亦當爲降服其說是也今從之江氏於上章別立不降義之目此又別立不降降之目其說曰不降服勉齋俱入之正服中信齋別立不降正之目然竊謂不降服降正義三等中俱有之宜於三者之內各標不降之目然後服制不至混誤其說是今標目依之唯江氏於不降降下注云有殤降無尊降以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本服是加非降也此似誤今仍移入降服餘從之附記一條亦依江氏附入說見前

大功降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不降降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大功正服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　不降正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義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姪丈夫婦人報黃例舊列於正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

者黃例舊列於義服盛氏以此二條移入降服其言曰姑在室爲姪姪爲姑與世叔父同本皆服期夫之昆弟之婦人子亦夫之昆弟之子也本服期二者皆以適人降大功當爲降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條江氏移入降服而爲之說曰妾爲君庶子之服經凡三見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也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二也小功五月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三也勉齋於大功一條屬之義服小功一條屬之正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服信齋於大功一條屬之降服竊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服君之子非可以他族類比今定此三條俱爲降服大功以從乎女君而降殤小功以爲殤而降成人小功以出適而降今

案盛氏江氏說是俱從之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二條黃例列於正服之後注云有出降無尊降楊圖列於不降正盛氏移入降服江氏以此二條別爲不降降今從江氏

總衰七月服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殤小功降服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女子子下殤　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大夫庶子爲　適昆弟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夫之昆弟之長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　爲庶子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附記宗子孤爲殤小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殤無正義服黃例以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子之下殤二條爲義服江氏仍之楊圖以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二條爲降義服皆非也今從盛氏皆
移入降服又江氏以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一條別入不
降降亦非辨見殤大功章今仍移入降服附記一條則從江氏
附入也

小功降服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孫適人者

小功正服　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弟　爲外祖父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從母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小功義服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以上次序俱本黃例唯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作一句讀黃例

因賈疏誤分爲二楊圖同皆非也江氏云從父姊妹勉齋列之
降服信齋列之正服案經下云孫適人者適人二字實總姊妹
孫三者言之蓋本爲一條也考鄭於大功章從父昆弟注云其
姊妹在室亦如之然則鄭明謂此爲適人者而服降於在室一
等矣宜從勉齋所定無疑也盛氏亦列之降服今從之

緦麻降服　庶孫之中殤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以上皆殤服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從祖父母　族曾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緦麻正服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外孫　士爲庶母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從母昆弟　甥　壻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之子　君母之昆弟

緦麻義服　貴臣貴妾　乳母　夫之諸祖父母報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以上略依江氏考定唯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二條黃例楊圖俱別爲義服江氏因之盛氏移入降服今從盛氏又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士爲庶母乳母四條江氏或從黃或從楊其說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勉齋列之正服信齋列之降服案此本服小功以出適降一等則信齋是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信齋列之正服勉齋列之降服案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如衆人是不爲父後之服如此今服緦以爲父後而降則勉齋是也其士爲庶母及乳母二條勉齋俱列之義服信齋俱列之正服案經於齊衰三年章見慈母之服於小功章見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之服彼兩條皆爲正服則此爲庶母宜如之至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既爲賤者又因慈母有故而代之固視三母爲有閒矣先儒以庶母爲父妾之有子者乳母爲僱他人之婦俱係不易之論士爲庶母當從信齋入正服乳母當從勉齋入義服今案江說是也

○又案黃氏云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有名服有加服又有生服盛氏因之一一編列今每類略舉數條列於後餘可例推從服如婦爲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爲君之父子母妻長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妾從君而服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母而服妻之父母緦夫從妻而服之類是也報服如杖期章繼母

嫁從爲之服報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緦麻章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之類是也名服如世母叔母不杖期士爲庶母緦之類以母名服是也加服如爲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以慈己加是也生服如夫之姊妹婦小功以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以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爲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二十二終

新陽汪之昌
吳縣汪家鰲 校